

書

經

參

義

書經卷之二

蔡沈原註姜兆錫叅義

夏書

夏禹有天下之號也書凡四篇禹貢作於虞時而繫之夏書明四代相繼之義也

禹貢

上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之貢是篇有貢有賦而獨以貢名者夏后氏五十而貢貢乃夏后氏之總名也

今文古文皆有○此篇凡三段首段自敷土以下各卽每州之所治夫諸山諸水者約言之次自導導以下特卽每山每水之所以治于諸州者申言之皆以見賦貢之始又次自錫土以下通卽九州聲教之由內以訖外者推言之乃以見貢賦之終也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敷分也隨循刊伐也奠定也洪水橫流不辨區域禹受命治水始分

土地爲九州于是循山之勢相其便宜斬木通道以治之而又定其山之高者與其川之大者以爲之統紀也此三者禹治水之要

而貢賦所自始故首叙其綱而下文乃歷言之

冀州周禮職方河內曰冀州是也八州皆言疆界而冀不言者以冀州帝都之地三百距河在宛河之西雍河之東豫河之北

此篇發首真高山大川言禹治九州之水○官既治陸定山川次秩與諸州爲引序自導導至導導家條說所治之山言其首尾相及自導導弱水至導導條說所治之水言其洪源注之山自九州故同至成賦中却言水土既平禹賦得掌一事錫土姓三句論天子于土地行德之三事自五百里而服至百里流言量海內遠近今爲五服之事自東漸于河下總結功成受錫一事未字云禹貢記地理山水面村多不可

夏書 禹貢

卷二

一

寅清樓

魏志云昔時治梁

軍德作此書故自

冀州王都治阜陽

言于決九川距四

澤濟水不通此故

黃治水不通此故

語須細看今人謂

禹治水始于壺口

壺口龍門竊未敢

信方河水洶湧其

勢迅激從壺口

門竊去故壺口埋

塞且下水夫有

分殺必潰決四出

益禹先決九川

水流通於河又濟

水通于水在通于

餘州所至可見亦所以尊  
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也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既者已事之詞載事也壺口山名在河東郡  
流壺口當南流之衝奔潰迅疾治之所以殺河勢也梁岐皆山名  
梁山即呂梁山在今石州離石縣東北岐山在今汾州介休縣二  
山河水所經治之所以開河  
道也梁岐相去近故曰及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修因縣之功而修之也廣平曰原即今太原  
府山南曰陽即今岳陽縣冀州爲河患亦爲  
汾患汾水出于太原修之所以導汾源也經于太岳修之所以導  
汾流也河入北海而導汾使東入于河也太原岳陽相去遠故曰  
至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覃懷近河之平地也在孟津之東太行之西  
澗水出其西淇水出其東淇水懷山襄陵平

地致功爲難今乃底績也衡漳水名一出上黨沾縣大隗谷名爲  
清漳一出上黨長子縣鹿谷山名爲濁漳二漳異源而下流相合

今東北至阜城入河  
亦蒙上底績之文也

禹治水土當如于禹  
石九河之患惟完  
為管完是河曲  
而重兩岸皆山時  
旱地故學清決  
禹自決者道中  
孟子云禹疏九河  
濬濟漯而注之海  
語最詳皆實書  
說禹治水自下而  
上又自上而下使人  
直以為自上而下  
誤大不實。記大略  
既作于田賦後見  
聖王經畫樂職  
之意時京師此  
統清歲入不見于  
軍使野多曠者  
以佐經費又賦額  
頗廣何忍傷民  
取盈也軍律大  
陸地注沃野也

厥土惟白壤無塊曰土柔土曰壤教民樹藝不可不辨穀土因地致貢不可不辨庶土而其法有二白黑之屬以辨其色壤墳之屬以辨其性而已冀州豈皆白壤土會之法從其多者言之也餘放此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賦者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錯雜也上上錯者第一等而雜出第二等也中中者第五等也凡田賦分為上中下三等而又各分三等以為九等故云爾也賦高于田四等者地潤而人工修也錯義詳見梁州林氏曰冀州先賦後田者冀乃王畿之地天子所自治并與壤圃園田叅林之類而征之蓋其賦兼土賦而言非盡出于田故以賦屬于厥土之下餘州皆田之賦故先田而後賦也  
冀獨不言貢惟者天子封內之地無事于貢篚也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恒水出恒山之北谷東入潞水至瀛州高陽縣入易水衛水出靈壽縣之東北東入滹沱  
河過信安軍入易水于是同入北海也既從者從其道也大陸地各河水所經也其地四無山阜曠然平地故名大陸作者言水患息而可耕治也二水在田賦後當為錯簡或曰恒衛水小而地遠治不必急大陸地平而近河治不容急故擣于後也

島夷皮服海曲曰島北海島中夷以皮服來貢也

理耕作而洪水初  
退因之樹其根  
必倍故記既作  
天下倡以震京師  
而杜根本也連言  
衡澤恒術者河  
旁之地景善爾  
密山一二支水疏  
引穿渠以俟灌  
溉尤于耕作為易  
也。河水漫天入河  
之道移退碣石  
古時其右由河  
入河理。此在右  
振以史厚曲寫更  
由河入河。形非  
謂河自碣石入  
海也。宋長孺云  
帝王治夷宿限  
山絕河不使習  
知向地夷險州

夾右碣石入于河。○碣石在北平郡驪城縣西南大河之

貢賦皆以達河為至則本州可知故其三方之貢道不必書而北

境則漢遼東西右北平之屬必自北海大河之口南向西轉盤旋

于碣石之左以入河故轉屈之間如夾

右然也既入于河斯貢賦可達帝都矣

濟河惟兗州。○濟河詳見滹水餘放此兗州之域東南據濟西北距

次青次徐次揚次荆次豫次梁次雍

兗最下故獨先雍最高故獨後也

九河既道。○雷夏既澤。○沮洳會同。○澤音雍。○沮音疽。○九河一徒駭二

別流無不治也

考世三韓  
果助泉騎鮮卑  
易種達西尚史  
力則後亦女獻  
弛其防則我傳  
易心禹時島夷  
新夷行道函曲  
既使就我我志  
又不使狎我并  
疆其意豈不  
遠哉。呂氏三美  
治水者不與水  
爭地故禹不惜  
數百里地播爲  
九河以分其勢  
○九河於道漢王  
橫言天兩海以  
溢九河滄于河  
鄭道元二云云  
泗水溢蓋古  
皆有捍境合淮  
要嘉與皆在獨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桑土宜桑之土也蠶性惡濕故水退而後可蠶獨于堯言之者堯地尤宜桑故也地

高曰丘克地卑下民皆依丘

陵以居至是始下居平地也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墳土脈墳起也繇茂條長也此見水土平草木亦遂其性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中下者第六等貞者第九等也貞正也克賦最薄君

天下者以薄賦爲正也一云貞猶終也貞居元亨利之終也作十有三載乃同者堯當河下流之衝水激而土疎今水患雖平而土

曠人稀生理鮮少必十有三載然後賦法同于他州也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貢者獻其土物于上也克地宜漆宜桑故貢漆絲也篚竹器古者幣帛之屬盛以篚篚也

織文錦綺之類非一色故總以織文也

浮于濟潔達于河

舟行曰浮因水入水曰達濟水南入于河潔水支分于河皆與河通故克之貢賦便濟者浮于

濟便潔者浮于潔而後達河以達帝都也

禹貢

禹貢

卷二

三

澹澹一帶為沮

海在華三場內

北海未為益可知

也王漢漢人使自

免至漢河益浸

數百里則自漢

至今澹澹不

沒焉河即此九

河故道諸家身

空澗可接矣。

宛州不言山多年

地也地平土疎水

雖古而卑濕沮

如未及至故必

作治十三載而後

則法同于他州史

記太公在子昌干

以歲美玉即稜

明歲衰至玉干

早以歲美玉商

獲以歲美玉蓋

夏書

卷二

二

海岱惟青州

岱泰山也在襲慶府奉符縣西北三十里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

隅夷既畧

隅夷東表之地在今登州畧者經畧而為之封畧也言隅夷則舉遠見近而州之士皆治矣

濰淄其道

濰音惟。濰淄二水名濰水出濰山比至都昌入海淄水出原山東至博昌縣入濟其道者泛濫去而水循其

故道也言濰淄則舉小

見大而州之水皆治矣

厥土白墳海濱廣斤

濱涯也海濱之地廣漠而斤鹵許慎曰東方謂之斤西方謂之鹵斤鹵之地可煮為鹽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田第三賦第四也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賦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麋絲音

洗擊音厥。煮海為鹽絺細葛也錯雜也海物非一種也賦谷也

絲凡絳下文則縹絳也枲麻也鉛似錫松木名怪異也異石可為

器飾皆岱山之谷所出也作牧謂備外蕃也句錯簡當在隅夷既畧之下一云萊山之夷以畜牧為生今始可牧也縹山桑也其蠶絲朝中琴瑟之絃

歷十三反而中倫  
可宜此十三載乃  
同說之。充受分  
下流徐受淮下流  
獨受江漢下流者  
雖近河不常中流  
之衝但淮滿三水  
植其道其功畢  
矣。徐之水有泗  
有汶有沂有渚  
獨言沂沂者周  
職方氏青州其  
沂淮泗其浸沂  
沂用字徐州周  
書即禹之徐  
桐性便濕地  
望于周而朝陽  
實是曰孤相一  
度神初云泚江下  
七十里今流東北  
入海者為濰江  
東南流者為東  
江併泚江為三

乎于汶達于濟青州有濰淄二水而濰水北入于海淄水東入于

濟濟水歷號公臺西南入河故其貢賦海皆不與河通惟汶水出萊蕪原山之陽西南入

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州之域東至海

淮沂其父蒙羽其藝淮沂二水名又治也淮水出胎簪山東至淮

之沂水出蓋縣艾山南至于下邳西南入泗泗入于淮故沂之治浦入海其泛濫尤在于徐故淮之治于徐言

與淮並言之也徐之川莫大于淮淮又則自泗而下凡為浸者可知徐之浸莫大于沂沂又則自沫而下凡為浸者可知矣蒙羽二

山名藝種也蒙山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羽山在東海郡祝其縣南二山淮水所經淮水治而山之下皆可種也先

淮後沂者先大而後小先蒙後羽者先高而後下

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大野澤名在山陽郡鉅野縣比水蓄復流曰

泗而餘波有所洩則既豬矣東原漢之東平國在徐之西北謂之東者在濟東也濟水經于東原而安行不為患則底平矣淮沂水

之流大野水之止蒙羽地之高東原地之平明其無不治也



其地今在名三江

曰三江之說不一

班固以一從吳越

南東入海為南

江一從蕪湖入海

西東至陽羨東

入海為中江一從

昆陵北東入海

為北江郭璞以

為吳淞江松江

江淞江松江松江

江浙江浦陽江

庚仲初張守節

頽美皆以馬松

江東江婁江蘇

傳即據經云

中江北江南京

厭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墳音寔。土黏曰埴。埴猶膩也。泥黏如脂之膩也。漸進長而不已也。包叢生而密積也。

厭田惟上中厭賦中中

田第二等賦第五等也

厭貢惟土五色羽賦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厭

筐立織縞。賦音亦。詩作釋。蠙音貧。徐州土雖赤而有五色之土。故貢之以為建社封土之用也。羽賦。羽山之谷。夏翟。雉

名羽中旌旄。嶧陽。嶧山之南。孤桐。特生之桐。材中琴瑟。泗濱。泗水之旁。浮磬。石露水濱。若浮于水。然不謂之石者。成磬而後貢也。淮夷。淮之夷也。蠙蚌之別名。暨及也。珠。供服飾。魚。用賓祭。玄纁。赤黑也。可為祭服。為齋端。為服冠。織縞。皆縞也。黑經白緯曰織。為禪服。純白曰縞。為祥服。

縞為祥服

浮于淮泗。達于河。淮水出胎簪山。泗水出陪尾山。泗東入于淮。徐

由離達河或由濟達河皆漚流而上不言者省文也

此三江連派震澤吞吐百川吳越諸水皆從之也又周禮荆州曰三江可見揚州自有所謂三江而非即江漢三江矣以彭蠡為一則上又既出彭蠡不南下又出三江矣况南江未見經文必據此以合三江之名亦所未安故有取于庚仲初說耳按經云既入者入于海也必入以道有三指及可以考三江目據吳都賦則東江委于海

淮海惟揚州揚州之域北至淮南東南至于海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彭蠡在豫章郡彭澤縣東合江西江東諸水跨豫章饒州南康軍三州之地所謂鄱陽湖

也既豬者眾水容于湖而餘波又洩諸江也陽鳥謂雁也雁性隨陽故名攸居者澤豬環為洲而禽鳥亦得其居也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松江下七十里分流為三東北流者為婁江東南流者為東江中為松江既入者三江順

其故道而入于海也震澤太湖也一名具區澤在吳縣西南五十里跨三江之上其水震而難定故謂之震澤底定者下流之三江

已順而震澤亦不震動也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篠音小簜音蕩○篠箭竹簜大竹敷布也

竹生鎮密如布也少長曰天高疎日喬塗泥下地多水其土淖也

厥田惟下下厥賦上下錯田第九等賦第七等雜出第六等也

厥貢惟金三品璫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

據史記正義  
惟婁江入海似  
江口既分東婁  
二江復合爲一江  
而入海者考天  
長文吳郡傳  
國鑑今松江天  
黃浦入海者  
爲東江太倉利  
河入海者爲  
婁江二江皆松  
江支流入海  
道未見有三也  
近世歸熙甫引  
國語吳之與越  
三江環之謂若  
徒郭璞岷江  
浙江松江代吳  
越春秋云三  
義去越亦舟  
出三江之口入五

包橘柚錫貢。三品金銀銅也。可爲財幣。瑤現玉石名。可爲禮器。篠可爲矢筈。簞可爲樂管。及符節之屬。象齒犀兕兕革。可爲車甲。鳥羽獸毛。可爲旌旄。木梗梓豫章之屬。可爲棟宇。器械。島夷東南海島之夷也。卉服謂以葛越木綿之屬爲服。織貝謂織錦爲貝文。包裘也。小曰橘。大曰柚。皆饈食之品。必待錫命而後貢者。明非常貢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沿音延。順流而下曰沿。揚州之域。北至淮。海而上。遡于淮。以遡于泗也。自泗而上。有二道。一由泗而灘。而沛以達河。一泗至大野而自濟以達河。不言亦省文也。

荆及衡陽。惟荊州。荆山。南盡衡山之陽。

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江水發源于梁之岷山。漢水發源于梁之嶓冢。諸侯春見于王。曰朝。夏見曰宗。而二水之趨海。如之。蓋江至東陵。比會于漢。漢至大別。南入于江。二水合于荊州。自荆以上。其地平。故水勢舒。而自荆以下。其地卑。故水勢迅。水雖未至海。而勢已趨海。猶諸侯之朝宗于王也。九江。卽洞庭。在長沙下。雋西北。今沅水漸水元水。辰水叙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于洞庭。故名九江也。孔。甚。殷。正也。上合衆流。而有所歸。下入大江。而有所洩。故得正也。沱水自

湖之中則三江自  
在吳地皆值信  
吳有三江五湖  
利是也所謂吳  
與越三江深本  
言三江也帶吳  
越越越耳未可  
泥。王桓云揚  
州之境嶺自柳  
北支趨敷淺原  
水皆東流自建  
嶺一支特而北  
趨金獨為歎  
嶺巨宣州而抵  
建業其岡者  
以西水皆西流  
滙為彭澤其  
岡者以東之水  
南則浙江北則  
震澤也彭澤  
不濬則江西江

江出潛水自漢出凡水出江漢皆有此名此謂荆  
州江漢所出江漢朝宗于海故沱潛亦順其道也

雲土。夢作。又。雲。夢。皆。澤。名。雲。跨。江。北。夢。跨。江。南。又。治。也。  
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之地。已可耕治也。

厥土。惟塗泥。州同。土與揚。

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田第八等。賦第三等。者地闊而人工修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杗。榑。栝。柏。礪。砥。砮。丹。惟。篚。簞。楛。三。邦。底。

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杗音春。栝音去。聲。砥音抵。砮音

督。箇音奢。籛音路。楛音戶。匭音癸。○荆州之貢與揚州亦多同。荆

先言羽毛者。漢孔氏謂善者為先也。杗栝柏三木名。杗木似栲可

為弓幹。栝木柏葉松身。礪砥皆磨石。砥以細密為名。礪以粗礪為

稱。砮石可為矢鏃。丹硃砂可繪畫。籛簞竹名。楛木名。皆可為矢。三

邦謂州內之三邦。未詳其號。底致也。謂致貢籛簞楛之有名者也。  
匭匣也。菁茅有刺而三脊。可供祭祀。縮酒既包而又匣之。以示敬  
也。玄纁謂幣之色也。璣珠不圓者。組綬類。大龜只有二寸。  
所謂國之守龜。非可常得。若偶得則貢之。故謂之納錫也。

夏書

禹貢

卷二

六

東諸州之水為揚西偏... 諸州之水為揚... 東偏之患揚... 雖北邊淮而于... 徐已書又難中... 貫江而于荆已... 書朝宗獨大江... 之南西偏莫... 于北不與東偏... 莫大于震澤... 於特望一水以... 見揚之土四皆... 治。發田下者... 古人尚黍稷田... 雜五種早漆... 皆有次注土泥... 之土田獨宜稻... 不利他種故下... 下。丹服葛超... 也。漢書世祖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也。漢與洛不通。舍舟而陸。以達

于洛而至

南河也。豫州之城西南至南

荆河惟豫州。徐。荆山。北距大河。大音。漢。音。梁。音。梁。伊水出熊耳山

伊洛。既入于河。梁波。既。至洛。陽。入洛。洛水出冢嶺山。至鞏

縣。入河。澗水出管亭之北。至偃師。入洛。澗水出新安之東。至其南

入洛。而統言伊洛。澗入于河者。猶漢入江。江入海。而統言江漢

朝宗于海也。自濟溢為梁。自洛出為波。

而合言。既。豬者。二水皆蓄而復流也。

蕩。蕩澤。被孟豬。荷音哥。○荷澤在濟陰郡定陶縣東。其地有荷山

孟豬言被者。荷澤濟水所經。孟豬

為其下流。蕩上流以及下流也。

厥土惟壤。下土墳壘。壘音盧。○土不言色者。其色雜也。墳。土脈墳

起也。立而疏者。謂之壘。其土有下與高不同

故別

言之

下

雲勒會稽獻於  
布。沈自江上潛  
自漢出三水合為  
一流以之望塘玉  
荆猶各有存舊名  
者所以紀江漢之  
源委也潛漢與  
江會清東流至  
夏曰沔漢又出而  
會之江漢合流  
卒入于海而自九  
江以上稱沔潛九  
江以下稱江漢至  
揚州合為一江而  
潛稱中江北江以  
見沔潛二水合清  
共流歷梁荆揚  
首尾三州其可  
合者不可也而  
今也猶沔既就  
三渠又疏九河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田第四等賦第二等雜出第一等也。

厥貢漆、臬、絺、紵、厥篚織、纈、錫、貢、磬、錯。紵音苧、纈音曠。○臬、絺、見青州。紵、織以爲布也。篚、見徐州。

績細綿也。磬錯謂治磬之礪石。非常貢亦待錫命而後納也。

浮于洛，達于河。豫州去帝都最近其東境徑自

華陽黑水，惟梁州。梁州之境東距華陽之南西據黑水。

岷、嶓、既、藝、沱、潛、既、道。岷音民、嶓音波。○岷、嶓二山名。岷在蜀郡前

源治矣。沱、潛謂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沱在蜀郡之郫縣西入江

皆順其道也。沱、潛道則江漢之下流治矣。

蔡、蒙、旅、平、和、夷、底、績。蔡、蒙二山名。蔡在雅州嚴道縣。蒙在蜀郡青

疾爲患。旅、平者水既平而旅祭其山也。和、夷地名。今嚴道西有和州有夷道。底、績者水既平而和夷亦乂也。

夏書 禹貢

卷二

七

流注竟稱去徐

其者今者不可

得而今者用之

汝邑距云天地

中北近大河東

西長而南北狹不

可以規方千里也

溫在今之河北下

陽在今之河東

皆畿內地不可以

河為限也邱復

山云三代以前法

為中國之中以

天下觀之則南

北矣而東由魯

其所謂中蓋在

厥土青黎黎黑也土不言

質者質不一也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田第七等賦第八等雜出第七第九

等也按九州之賦雜出他等者四州

冀揚豫皆錯二等而梁錯三等也所以錯雜如此者意州土雖同

而人性之勤惰殊方故田功之修廢異地與或謂歲有修豐修凶

戶有時增時減則九州皆然何

獨于冀揚豫梁四州言之與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

磬石磬也織皮謂熊羆狐狸四獸之

皮可製為裘其毳毛可織為罽也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名在隴西郡臨洮

縣西桓水所出其山本屬雍州而山南之地隸于梁州故梁州貢

賦自西傾因桓水而來以浮于漢所出之潛也潛與沔不相通故

又邇流至晉壽界阻漾枝津南歷岡比迤邐以逾乎沔沔與渭亦

不相通故又歷漢川至褒水逾褒而暨衙嶺之南溪灌于斜川屈

武功而北以入渭也由渭東行

至華陰絕河而渡則達帝都矣

璆球同○璆玉磬銀白金鐵

柔鐵鏤剛鐵可刻鏤故名也

柔鐵鏤剛鐵可刻鏤故名也

柔鐵鏤剛鐵可刻鏤故名也

柔鐵鏤剛鐵可刻鏤故名也

柔鐵鏤剛鐵可刻鏤故名也

柔鐵鏤剛鐵可刻鏤故名也

柔鐵鏤剛鐵可刻鏤故名也

柔鐵鏤剛鐵可刻鏤故名也

柔鐵鏤剛鐵可刻鏤故名也

柔鐵鏤剛鐵可刻鏤故名也

柔鐵鏤剛鐵可刻鏤故名也

地則國時東都

已跨河北而有之

蓋行陽者河東

要會焉西洛北門

故城在內服以廣

外屏其皮河內耳

晉又而因地益狹

至秦界六國必先

亡周者六國即關

以洛陽為孔道而

滅則橫據鞏洛

東出伊闕而轉

觀震南通陳許

而荆楚搖枕天

下三腹心斷諸

三假約而趙代燕

齊以次奉吳楚

漢相距六十子

成畢廣武帶

陽京索間善漢

黑水西河惟雍州之域西據

弱水既西弱水在西海之山散渙無力不能負

涇屬渭涇水在西海之山散渙無力不能負

入渭渭出隴西郡首陽西南東至司空入河內出荻蒲藪之西北

東入于涇屬者涇水上屬乎渭下屬乎渭也漆沮二水各漆出耀

州同官縣東北經華原合沮沮出房州平縣北于午嶺經華原合

漆同至朝邑縣東南入渭既從者漆沮小而渭大其從于渭若少

之從長也灋出扶風郿縣終南山東至咸陽縣入渭攸同者灋渭

水相若同渭入河也蓋渭自鳥鼠而東灋水南注之涇水北注之

漆沮東北注之曰屬曰從曰同皆主渭而言也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荆岐以下皆山名荆山在馮翊懷

既旅首荆岐者涇內漆沮灋渭治功成畢荆岐已可祭告而終南

惇物鳥鼠祭告因之也

禹貢

卷二



秦之勢而望到  
鴻溝以西為漢  
則山河險阻至

其亡豈待坡下  
我伊水在海南

王東澤潤在治  
南之西治為大伊

次之澤潤水山經  
言伊治澤潤蓋

自東南而西北以  
地刑次第言

耳蔡信太不相  
致非也水經注

禹塞洪水于陸  
陽河注河清逾

河為東河被  
孟通泗波水自

治太山河經云  
妻洛之山波水出

其陰北流注于  
穀蜀山近江源

原關底績至于豬野廣平曰原下濕曰關地在幽州豬野即武成縣東北休屠澤底績首原關者治功自高而

下先言山次原限又次峻畢也

三危既宅三苗丕叙三危燉煌地也舜竄三苗之時洪水猶未平及是三危既可居而三苗亦遷善而丕叙也

厥土惟黃壤黃者土之正色性最貴故田非他州可及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田第一等賦第六等者地狹而人工又少也

厥貢惟球琳琅玕球琳美玉也琅玕石似珠者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積石在金城郡河關縣河多伏流至此而見龍門在馮翊

夏陽縣西河者冀之西也雍之貢道有二其東北則浮于河自積石東北行至梁山南轉而至龍門然後達西河以至京師其西南

或浮于澧或浮于漆沮皆會于渭內東至司

空縣入河言渭內不言河者蒙梁州之文也

織皮崑崙折支渠搜西戎即叙崑崙即河源所出在臨羗折支在河關西渠搜地近朔方河水經其

者通焉此山連連  
接岫重疊險阻  
青巖天彭諸山之  
可環遠皆此山也  
端云山之水所出  
也梁山乃江漢之源  
凡江漢支流皆  
沈潛此山麓則  
江漢之源治沈  
潛道則江漢  
下流注矣崇山上  
合下開沫水出焉  
涸崖水脈漂疾  
蜀太子香水發  
卒擊壘涸崖此  
山在禹功最  
多也。柳子厚云  
西河。山有水焉  
弱不能負者林  
云水皆東而弱水  
徙西其性與勢  
之昔氏

北三國皆西方戎落入貢皮衣故以織皮冠之卽就叙  
功也雍州水上旣平而餘功及于西戎故附于末也

○嶽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

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岍音牽行音杭○此以上各

者以析言之自此以下特卽每山每水之所以治于諸州者申言

之而此節乃特言嶽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凡水勢皆因于諸山

山勢皆原于西北雍當河北諸山發源之始冀當河北諸水入海

之終禹嶽河北諸山水始于雍終于冀而雍在河西冀在河東故

始則于河之西嶽雍之岍及岐以至荆山而渭水入河以入海繼

則自荆山過河而東嶽冀之壺口雷首以至太岳而汾水入河以

入海又嶽底柱析城以至王屋而濟水入河以入海終又嶽太行

恒山以至碣石而太行之水入河以入海恒山之水入海至碣石

河口海濱之地而乃止焉經不言嶽水而止言嶽山者放此  
水故不列言而後特卽其大者再申之也凡但言嶽山者放此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此節乃特言

南境之山也西傾諸圉鳥鼠太華皆雍州山熊耳外方桐柏陪尾

皆豫州山嶽西傾朱圉鳥鼠以至太華使桓水入江以入東海渭

三澤屬渭內涇水入渭水之內孔傳水內為溝澗水入渭水之內而漆沮之從澗水同皆從渭同渭又善俱協以爲油爲一水而入涇則涇既入渭之文全下又漆沮之從渭水同執是勢耶職方氏其川渭內是乃氏解三溝非禹之月之油高其言三溝之皆水內此川名蔡氏解楊爲云水北解涇水之注水之流內此却自背其說者多焉方河侯未指易氏之解耳。昔下

水入河以入北海也。漢鰲耳外方桐柏以至陪尾使伊水入洛而入河以入北海使淮水直入東海也。西傾以下不言漢者蒙峴之文。

漢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此節乃特言漢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也。嶓冢梁州山荆山內方

大別皆荆州山漢水出于嶓冢至大別入江故漢嶓冢至荆山又漢內方至大別使漢水入江以入東海也。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此節又特言漢南條江漢南境之山與地也。岷

山梁州山衡山即南岳九江即洞庭湖也敷淺原地在德安縣博陽山江水出于岷山而岷山之脈有二其北支爲衡山在湘水西南而盡于洞庭之西故自岷山至衡山以因其水勢而達江之

流行也其南支爲敷淺原在湘水東北自是南度桂嶺北經袁筠之地以至博陽山故又自衡山過九江至敷淺原以因其山

勢而要江之歸宿也。岷山以下不言漢者亦蒙漢嶓冢之文。

漢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此二節特言漢西邊之二水也。凡水皆發源于山故治水多自

山始而有不自山始者蓋其源多在極邊不能窮至故即于其水所經之地導之也。弱水見雍州合黎山名在張掖縣西北流沙在

鑄昇於荆山在今  
一原嵯峨山嵯峨  
即荆山也其山高  
出雲表登其巔  
注謂黃河皆在  
目前。魏門西河  
漢人謂之北河其  
內今日河套即  
指皇斤奪匈奴  
河南地也唐書  
麟州改置于朔  
其之北垂遠出河  
外猶在荒服故  
以爲通州身轉  
清道三代之季  
北狄入居河內始  
置夏州之劉項  
之際漢之可播  
武帝開朔方漢  
取之宋爲元吳  
有播者幾三百  
年蓋其地肥饒

沙州西沙隨風流故名。漢弱水至于合黎之山而餘波入于流沙。蓋將以入西海也。而弱水治矣。漢水自弱水黑水始者。水之異而屬者水之大也。

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黑水出汾關山在雍之西北。直出梁之西南。三危即燉煌黑水所經也。弱

水性之異。黑水色之異。凡水皆強而獨弱。凡水皆清而獨黑。常變不能齊也。黑水至于三危之山。以入于南海。而黑水亦治矣。

黑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泮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

入于海。凡江淮河濟名爲四瀆。廣之言獨。獨爲一水以入海也。積石龍門。見雍州山北。曰陰底。柱見漢山。孟津地名在河內。郡河陽

縣。洛汭在河南府鞏縣水內。曰汭。大伾。黎陽縣山名。泮水。卽信都縣。泮水之渠。逆河。九河之下流。海水。逆潮。故名也。河源發乎崑崙

至積石而見。故自積石。黑水之北。行又東。至梁山。乃折而南。三千里

而至龍門。經不悉。言荒遠畧之也。龍門而下。紀其自北而南。則極于華山之北。卽爲雍之西河。紀其自南而東。則由底柱至于孟津。

禹貢

其人劫悍又居  
健馬乃閩中屏  
蔽歷代以為邊  
境之要害而豈  
其為唐書之故  
疆歟。其良勳  
漢高祖漢中即  
雍州也。自蜀江  
東下黃河南注  
天下大勢分南北  
河北江南皆利  
勝之地而擊南  
之性重者又在川  
陝夫江南兩恃者  
長江而四川恃長  
江上游下臨吳楚  
其勢足以奪長  
江之險河北所恃  
者黃河而陝西據  
黃河上游下臨

又東過于洛汭極于大伾之山即為豫之南河又紀其自東而北  
則由大伾北過洛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即為堯之東河也  
又紀其入海之處合為一流名為  
逆河乃入于北海而治河者終矣

嶓冢道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

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漾音惹澨音誓匯音會此節特言嶓南條之漢漢者江

以北之大川也其水入于江以入海故不在四瀆之列後渭洛諸  
水放此漢水發源于嶓冢山漾與滄浪皆漢之別名自其始發于

嶓冢為漾東流至武都始為漢又東至武當則為滄浪蓋隨地異  
名也三澨亦水名發源于磨石山漢水過此直至大別山西南入

于江即今漢陽縣是也匯澨也北江對下節中江而言也漢既入  
江其東匯澤為彭蠡又東流為北江至通州靜海縣入海而治檣

者終矣

岷山嶓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至

匯東為中江入于海澧音里迤音馳此節嶓南條之江亦四瀆之一也沱江之別流于梁者澧水名出武陵

伏其勢以爲有  
河王險故川侯若  
制南北之命也。

莫峯蔡傳謂即  
河源所出鄭詳

簡非之此莫峯在

西番界近甘肅

以河源莫峯按

水徑去嵩高其

考里佳弱侯云

莫峯得后見西

至母之所晉酒泉

太守馬岌所言

石室玉堂詳職

錄歸尚在者也

析支渠樓即今

河套考唐書

吐蕃之先散書

河湟北岷間其

首尾耗居析支

地西據此則折

克縣西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海或曰灃澤名也九江卽洞庭東  
陵一名巴陵匯謂漢所匯彭蠡也江水發源于岷山蕪江于岷山  
之陽東流別爲沱又東至于潁自是過荊州之洞庭至岳州之巴  
陵又東迤邐北會于彭蠡乃旋而東出爲中江以入東海而治江  
者終矣

燕沈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

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沈音衍○此節蕪北條之濟亦四潰之一也濟水伏見非一始出于王屋

山曰沈既見而伏東出孟州濟源縣東西二源合流至溫縣始爲

濟水則濟乃沈之既伏而見矣自是歷魏公臺西南入于河是又

一伏既入于河復潛行絕河南溢爲滎是又一見自後又復東流

出于廣濟軍西陶丘之北又東至于濟陰定陶之荷澤乃常見而

不伏由是汶水自萊蕪原山之陽西南入于濟濟水自東北至壽

張縣安民亭會于汶遂自東北至青州博興縣入東海而治濟者  
矣終矣

蕪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此節蕪北條之淮亦四潰之一也淮水出南陽平氏縣始

夏書禹貢  
卷二  
十一

夷者河套以西  
地性渠搜在今  
套內耳。揚升帶  
云于高天可怪  
井田之注利既  
謂井收莊于黃  
帝左傳云井行  
沃牧阜隍是也  
井即助注收印  
貢作夏小正意  
服于公田由此現  
之難夏之助也  
井田黃帝臣注  
不應自禹而廢  
考時任土休矣  
或沃行則井  
畢隍則收之歟  
賦出于田而九州  
田與賦不等  
冀陽衍沃之區  
荆揚禹塗之地

晉山至桐柏山而盛禹自桐柏導之由是而東與泗沂會沂水出  
艾山西南而入于泗泗水出陪尾東南而入于淮淮會二水而東  
自淮浦以入海徐州所謂淮  
斤其父是也而治淮者終矣

蕩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此節

特蕩北條之渭亦河以西江以北之大川也同穴山名鳥鼠其枝  
山也渭水出南谷山在鳥鼠同穴之西北禹自此蕩之而東會于

澧即澧水攸同是也又東會于涇即涇屬渭內是也又東過  
漆沮之水即漆沮既從是也入河則入北海而治渭者終矣

蕩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灑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此節特

條之洛亦河以南漢以北之大川也洛水出冢嶺山而經弘農郡  
盧氏縣之熊耳山禹自是蕩之東北則澗水出新安灑水至偃師

而人洛又東則伊水至洛陽而入洛自後四水合而入河以入北  
海而治洛者終矣按經言嶓冢蕩灑岷山導江者灑之源出于

嶓冢之源出于岷故先言山而後言水也言蕩河自積石導淮自  
桐柏導渭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皆非出于其山特自其山以

導之耳故先言水而後言山也河不言自者河源多伏流積石乃  
其見處故言積石而不言自也流水不言山者流水伏流其出非

他物利信于田  
故田輕而賦重  
主月齊土狹民瘠  
雍梁地險患多  
王田之外難出不  
厚故田重而賦輕  
至三代授田多  
宜者者四難治  
禹時沉災未遠  
入功未及可耕  
地少至商周人  
為地漸闢故商  
七十而周百里  
賦法矣皆古之  
記非今之百畝也  
用制一尺為步  
步百為畝秦  
至今皆二百四  
步為一畝周尺  
皆宋尺八寸四分  
禹令營造尺八

一故也。弱水黑水不言。山者九州以外畧之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北條之水莫大于河。故于河不言會。此禹貢立言之法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隩

限也。陂障也。會同猶澁沮會同也。四海之隩水涯之地已可奠居。則不特充之降丘宅土。雍之三危既宅之屬也。九州之山槎木通。道已可祭告。則不特梁之蔡蒙旅平。雍之荆岐既旅之屬也。九州之川濬滌泉源。各無壅遏。則不特導淮自桐柏。導渭自鳥鼠之屬也。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決潰。則不特彭蠡既渚。震澤底定之屬也。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歸。則又不特弱水入于西海。黑水入于南海之屬也。此蓋總結上文以見九州四海水

土無不平治。而與下文則壤成賦相為始終之實也。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孔大。修治也。

穀土也。交猶互也。以其肥瘠高下之名物交互相正。以任土事也。則品節之也。三壤謂穀土之上中下三等也。中邦猶言中國。土賦或及于四夷。財賦則止于中國也。言治水之後。水火金木土穀皆大治而土者尤財賦所自生。故于庶土互釐定之。以致慎其財賦。



六寸織造尺寸  
四分則用百畝  
為今二十二畝  
有奇身夏田  
視周之半以尺  
度代更非田有  
多寡也夏十二  
寸為尺周八寸為  
尺以六尺為  
尺百步為畝  
則夏之五十畝  
當今田二十四畝  
有奇視周田更  
等矣且井田三制  
世業世祿相傳  
已久溝洫塗經界  
為力甚難三代  
革命以一更  
死不太煩擾乎  
度其時不過不  
易尺度以為一

于穀土皆品節之以成賦于中邦也曰  
廣者言其不濫曰成者言其不變也

錫土姓錫猶予也貢賦既定因錫之土以立國錫之姓以立宗  
左傳所謂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者也

也

祗台德取水土先不距台音夷朕行台朕皆我也貢賦建邦都治已定功已成矣當此之時惟  
敬德以先天下則天下自不能違越我之所行也蓋記者承上文  
而推禹之心如此因以見下文五服率從聲教四訖之所本也

五百里甸服甸音田百里賦納總甸音田二百里納錘錘音提三百里納秸服秸音結四百里粟

五百里米錘音質王畿千里是也服謂之間者凡服皆取服事天子之義  
而王畿五百里義在供王田賦故各甸服也內百里所納禾本皆  
全曰總次百里所納刈禾半葉曰錘又次百里所納去葉取穗曰  
秸此三者去王城近不惟使之納總納錘納秸而又使之服役故  
更言服也又次百里去穗而納穀又次百里改穀而納米二者去

王城遠則但納穀若米而不服役  
矣此分甸服五百里而為五等也

蘇東坡云五侯  
王天下而從來尚  
矣黃帝以土故曰  
黃矣帝以火故曰  
炎高以治水以天  
下故後水而尚黑  
熊以括兵王故後  
金而尚白周人倉  
流火之祥故從  
火而尚赤湯用  
豈杜蓋初克夏  
因其為也詩云  
有客有客亦白  
其馬是殷尚白  
也帝錫禹以玄  
圭為水德之祥  
是夏尚黑也此  
五德所尚之色  
見于經者也  
至性學云禹貢  
簡而居山少田  
王貢州木金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為侯服謂

之侯者以皆侯國之服故名也。內百里曰采者謂卿大夫之采地也。次百里曰男邦者兼子男而言通謂小國也。又次百里曰諸侯者兼公侯伯而言通謂大國次國也。不言三百里以外者其外皆諸侯省文也。先都邑而後邦國先子男而後公侯伯者小以安乎內大以禦乎外也。此分侯服五百里而為三等也。

五百里綬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為綬服謂之綬

者漸遠王畿取撫綬之義故名也。三百里謂內三百里二百里謂外二百里揆文教奮武衛者其服介五服之中而與四譯相接以內三百里揆文教而以外二百里奮武衛蓋中夏與外蕃之辨嚴矣。此分綬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綬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為要服謂之要者去王畿已遠其經

理之法畧于中國特以義要約羈縻之而已故名也。曰夷與蔡者夷之言易蔡之言放也。凡五百里皆夷人所居俗尚慢易而其中之外二百里兼以放置罪人則不止居夷人矣。左傳蔡蔡叔是也。此分要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

羣物產叙山脈  
畫其後叙山脈  
一段地脈一段五  
服一段更有條  
而不系。洪谷  
齊云高首叙治  
水以蓋竟者徐  
揚荆豫梁雁  
居九州中與交  
徐接境何乃自  
徐之場列以務  
為法乎蓋高順  
立行而治三年  
薰者帝都固  
在丙克而地居  
北方乎五行居  
水之生木之東  
方也故次之充  
膏徐木生火之  
南方也故次之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去要服又各五百里為荒服謂之荒者去王畿益遠風土荒漠

其經理視要服為尤畧故名也曰蠻與流者夷但慢易之意蠻乃

猶悍之形蔡但放置之名流乃遷徙之象凡五百里皆蠻人所居

而其中之外二百里以流罪人則亦不止居蠻人矣蔡流皆處罪

人罪有重輕故地有遠近也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

功漸音失被去聲○漸漬被覆暨及也聲謂風聲教謂教化林氏

曰振舉于此而遠者聞焉故謂之聲軌範于此而遠者效焉故

謂之教上詳言服制所施此約言聲教所及蓋法制有限而教化

無窮也錫與師錫之錫同水土既平禹以玄圭為贄而告成功于

舜也水色黑故圭以玄云

甘誓

甘地名在扶風郿縣有扈氏國之南郊誓猶征苗之誓蓋明其討伐之意飭其止齊之節以一眾志也誓師于

甘故以甘誓名篇書有六體誓其一也今文古文皆有○按

有扈夏同姓之國史記云啓立有扈不服遂滅之唐孔氏謂

堯舜受禪啓獨繼父以是不服亦意度之耳左傳昭公元年

趙孟曰虞有三苗又有扈商有姚孫周有徐奄則有扈亦

以揚刺大主上中  
與也於次三三學士  
望全三西方也於終  
子梁雍一謂謂與  
倫攸叙者此也子  
蘇汨陳五行相  
去遠夫此說子伯  
三親矣道。王伯  
厚云至景文謂又  
事根本在二經  
外及國計記政  
方圖曰宜用刑  
命若虛山居所  
歷曰宜用高  
。宋景通云高  
貢初命序記之  
宗也。至守漢云  
世謂之經文注  
不知考古義理  
第古之注皆注

三苗徐奄之類與。此篇前明

討罪之義而後致誓師之命也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六卿謂六官之卿也。傳謂六卿即六卿之卿

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而屬於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

其鄉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於大司馬此所謂軍將皆卿蓋夏

制意亦畧同也古者四方有變專責之方伯方伯不能討然後天

子親征之天子之兵有征無戰今啓既親率六軍以出而又書大

戰于甘則有扈之怙強稔惡敢與天子抗衡豈特孟子所謂六師

移之者哉書曰大戰乃所以深著有扈不臣之罪而爲天下後世

諸侯之戒與。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重其事故嗟嘆而告之六事

者之人即謂六卿也。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今予惟恭

行天之罰。剿焦上聲。威暴殄之也。侮輕忽之也。蘇汨五行而極

正朔罪益著矣言有扈氏獲罪于天如此天用以剿絕其命而今

我惟敬行天罰以致其不敢違天之義也。按此章則三正迭建其

來已久舜協時月正日亦所以一正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在

僅出也其言者  
遠者未遠福也  
以七月一偏叙  
農桑務國內  
則叙家人授吳  
重經細禹貢  
叙山川脈絡原  
委其在目前也  
世有此又字乎  
編法記夫子在  
柳在朝使傾  
等亦死於西  
出一國聖人非  
久稱子昌黎  
序以書歸大  
學書與詩也  
他文多從孟子  
為後世文章不  
冠孰謂以經世  
又佳乎。却楚  
云先典與陶漢

夏書

卷二

二

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左謂車左右謂車右也

戰之法甲士三人左主射右主擊刺御者居中詳見春秋左傳宣

十二年晉楚之戰不攻于左是不善射不攻于右是不善擊刺御

非其馬之正猶王良所謂說遇是不善御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

也三者皆足以致敗故以不恭命責之

于社于則孥戮汝戮殺也祖社皆謂載主也禮天子巡狩必載遷廟之主以行而天子親征亦必載廟主社主以

行者凡以示賞戮不敢專之義也孥子孫也若不用命不但戮及

汝身將併汝孥而戮之也或曰戮辱也孥戮猶秋官司厲男子以

為罪隸也古者罰弗及嗣也按或說良善但上下文意未貫且不  
應一戮而二義耳蓋罰弗及嗣者法之正也啓誓師湯誓衆而云  
罰則孥戮汝者非法之正也戰危事也法不嚴無  
以肅衆亦美其不犯也讀者不以辭害意則得矣  
五子之歌五子太康之弟也歌與帝舜作歌之歌同義今文無古文有此篇前言荒德之自絕而後言聖訓

之難  
違也  
太康口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敗于有洛之表

高者三。尚文詞。最古。法度森嚴。有以尾有血。非有股。有血。有于。考世史。書冠冕。後世依仿。其體。考帝紀。世家。列傳。枝葉。數榮。非不可。現。找一。登。太山。覺。卓。丘。考。小。天。孫。月。云。就。本。邑。鍛。鍊。也。浮。洛。中。間。山。川。原。野。土。田。草。木。貢。賦。等。錯。見。難。土。不。拘。板。又。同。挿。以。奇。字。階。句。提。讀。道。是。勢。造。播。益。以。其。實。也。故。愈。野。愈。有。味。真。

十旬弗反

太康啓之子。尸如祭祀之尸。謂居其位而不爲其事。如所謂尸祿尸官也。豫樂也。夏諺曰。吾王不遊。吾王以休。

吾王不豫。吾何以助。先王豈不遊豫乎。憂樂同。民以爲法乎。諸侯非若太康以逸豫而滅德也。民咸戴心。猶不知悔。乃遊岐無度。遠

至洛水之南。久而忘反。是自棄其國也。

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窮國名。羿窮國君之名。賈逵說。

文羿帝。嘗射官。其後善射者皆謂之羿。有窮之君。亦以善射目之也。羿因民不堪命。距太康于河北。使不得返。其意本以爲民也。而

其後借廢立以干大位。則篡賊之雄而已。嗚呼。天理人欲之間。間不容髮。欲盡君臣之道者。尙鑒之哉。

厥第五人。御

其母以從。後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御侍。後待也。怨如孟

子所謂小弁之怨。親親也。小弁之詩。父子之怨。五子之歌。兄弟之怨。蓋知宗廟社稷危亡之不可救。憂愁感厲。情不自已。而述祖訓

以相戒也。五章非盡皇祖之訓。然先後互相發明。史臣以其意序于章首。以發之。後世序詩者。每篇有小序。其原蓋出諸此。其

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此歌之首章。先述祖訓。以

發端也。皇祖謂禹也。近猶親也。君與民以勢而言。則隔以情而言。猶身體之相資以生也。情親則合。故謂之近。勢疎則離。故謂之下。

夏書 五子之歌

卷二

五

是堂上神品。

前年分九州

叙後半就水

串叙是一方員

位前半子五所

祖後半上林河

祖有北西自三

嶽而望嵩岳高

嶽想以地勢高

卓法亦不由故

陳卦云禹自

言者吹滄州川

豎覆猶奏是

禹再驅一害者

在于法江河

大也其所以與

利者在于法

法。小水月可

失故道而橫決

又阡陌廢而潛

防溝。是之。不

固猶堅也。寧安也。民者國之本。本固而後國安。不固雖富強亦速之亡而已。凡以明可近不可下之意也。其一至其五。作歌先後之序。一云五子。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予五子自稱一人。猶言予一人。謂君也。君失人心。則爲獨夫。而愚夫愚婦。一能勝我矣。是雖偶失。猶不可。况所失者不一而足乎。民心向背。豈待著而後知。當于事幾未形。而圖之。如朽索易絕。六馬易驚。以朽索馭六馬。危懼甚矣。奈何爲人上而不敬乎。此卽祖訓重民之意。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而申之也。其一二。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此歌之次章。皆述祖訓爲文也。色荒。惡嬖峻高大。彫繪飾也。言六者有一。皆足滅亡。祖訓如此。而太康獨不念之乎。此章訓詞已明。不復更申其義。此以下。歌之三章。四章。五章。皆自述其意。爲文也。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底音止。陶唐。謂堯也。堯初爲唐。侯後爲天子。都陶也。冀方。帝堯之邦。畿舉中以包外也。今謂太康。大曰綱。小曰紀。

蓋半天下皆遭  
荆揚更山洽京  
師治因田功廢而  
特運既因田功廢  
轉運而田功益廢  
既因治河而治河  
運又因滯運而  
河益不治夫治  
水之道高時必  
注溢故先言大  
者而後注論不  
成今也患于隱  
伏而不居人用  
橫決止若河耳  
按西北田功不  
則漕不可省漕  
不省勢必不  
用河用河必逆  
其故道以就漕  
石河終不可治

底致也言堯舜禹相授一道以有天下今太康失其道而紊亂紀綱以致滅亡也按左氏引此章惟彼陶唐之下有率彼天常一語厥道二字作其行乃底滅亡作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乃滅而亡蓋文小有異同也

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覆入聲明明

明而又明也我祖禹也典則猶周禮之六典八則關通和平也百二十斤爲石三十斤爲鈞乃五權之最重者關通則無折閱和平則無乖爭言禹以明明之德君臨天下其典則法度有以貽後世者如此至于權量之設所以一天下而立民信者王府亦有之其爲後世慮可謂詳且遠矣奈何太康荒墜其緒宗祀覆絕之不恤乎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曠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曷歸嘆無地之可歸也曠依念無人之可依也爲君至此亦可哀矣仇予謂仇太康也稱仇予者不忍斥言忠厚之至也鬱陶乎予心哀結于心顏厚有忸怩愧見于色可追猶云可追乎極言其不可追也

胤征胤國名征猶討也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蓋有夏中衰羿與其徒專執國政社稷安危在其掌握而仲康能發

胤征胤國名征猶討也

卷二

七



其小者而後  
大者可理也荆  
揚田賦下于諸  
州而公世階以  
食天下雖曰天  
時豈非人力哉  
士大夫詔務農  
任地輒以爲迂  
又謂管商儒  
者不道嗟乎  
禹貢和久在  
三書也管商  
云乎引夏書  
仲三漢時  
報使於古尚  
者古人習法  
花用令治尚  
書者多矣有  
堪法水者子  
都望社云君  
壽甘也而和

大命以致討胤侯能承王命以徂征是雖未及正后羿不道  
之誅聲義仲黨惡之罪然猶爲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子錄  
其書以此也今文無古文有。按篇首言仲康肇位四海胤  
侯命掌六師又曰胤侯承王命徂征詳玩文意蓋史臣善仲  
康能伸命討之詞而蘇氏乃謂義和貳于羿忠于夏羿假仲  
康之命命胤侯征之也果爾則是太康能制命而胤侯黨篡  
專征以屠害忠良也曾是亂臣賊子之所爲而孔子亦取之  
爲後世法乎其不然也明矣。此篇二段猶甘誓之意也。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義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

承王命徂征胤侯掌六師其後方有征義和之命必本始而言者

蓋史臣善其肇位之時能總攬輒綱而征伐猶能自天子出也林  
氏曰羿廢太康立仲康而仲康不爲羿所篡至其子相然後接竊  
神器是則仲康猶有以制之也羿之立之也方將執其禮樂征伐  
之柄以號令天下而仲康卽位之始卽命胤侯掌六師以肅軍政  
如漢文帝入自代卽卽皇帝位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鎮撫南北軍  
之類亦此意也經于義和之罪雖止言其沉亂于酒然其實黨于  
后羿同惡相濟胤后承王命徂征之以削羿黨援故終仲康之世  
羿不得以逞使仲康盡失其政則羿之篡夏豈待相而後敢耶胤

唐虞之風微尚周  
三運至矣孔子

則書存此篇一以  
誌夏之德世一以

表宿之克家了

雖征伐而其旨

不至過惡其言

不費多辭此夏

道所以為也於

大哉起此何人

戰則以下有者

危氏兮煩重

出故邦茲重

三五歌伯仲漢

親其典則政厚

不及十三國凡引

後商周雅頌而

之意淺顯皆深

稱后者諸侯入為王朝公  
卿如禹稷伯夷謂之后也  
告于眾曰嗟予有眾聖有謨訓明徵定

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徵驗保

人謨訓明有徵驗可以定安邦國即下文所稱是也天戒謂上天

以變異示戒克謹者恐懼修省以消其異也常憲謂先王以常道

垂法克有者奉法修職以供其事也君能謹天戒于上臣能修常

憲于下而百官之眾爰各修職以輔其君故君內無失德外無失

政此所以為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

明明后也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

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道音囚道人宣令之官木鐸金口木

正歲帥治官之屬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是也官以職  
言師以道言故相為規工以藝言故執以諷也理無往而不存斯  
言無職而不盡孟子曰責難于君謂之恭官師百工不能規惟時  
諫是謂不恭猶有常刑也而况于畔官離次假擾天紀者乎惟時  
義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假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  
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義和尸厥官罔聞知昏



深摠了。下四首

第二首。冰。第一

首。理。均。而。老。如。

二。首。異。間。行。後

作。頓。挫。第。四。首

又。振。起。第。五。首

德。叔。上。音。節。滿

涼。一。唱。三。款

不。致。堂。謂。社。工

部。五。七。言。律。律

然。連。章。十。款。首

而。曲。可。頓。挫。德

十。款。首。為。事。律

皆。祖。此。不。格。拜

而。曰。芳。性。不。格

芳。性。曰。弗。順

德。不。若。太。康。而

予。自。然。文。云。味

何。等。深。長。一。

孫。月。華。三。此。篇

五。氣。味。舊。又。典

他。篇。同。控。回。沈

佩之義故其辭直義明如此若五伯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

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晉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鐵音尖○

玉岡山脊也逸過渠大也言火炎崑山之岡不辨山之玉石而焚

之其害固烈矣苟天吏有過逸之德不擇人之善惡而戮之其害

之烈又有甚于猛火之不辨玉石也今我于首惡之魁不可不誅

而脅從之黨則不必治其舊染汙習之人一皆赦而新之庶誅惡

育善而不愧王者仁至義盡之師也按胤征始稱義和之罪止言

其酒離次俶擾天紀而已至是以晉從舊染為言則知其罪蓋

不止于廢亂時日是必聚不逞之人崇飲私邑以為亂黨助弭為

惡者也胤侯徂征隱其叛逆而不言者蓋正名其罪則必鋤根除

源而仲康之勢有未足以制后羿者故姑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

責其曠職之罪而實深誅其不臣之心也威者嚴明之謂愛者姑息之謂

克厥威允罔功其爾眾士懋戒哉記曰軍旅主威蓋嚴明勝則信

其事之必濟姑息勝則信其功之無成此蓋與上文之寬仁並行

而不相背者誓師之末而復以是誓之其使之勉力戒懼而奉行

王者之命也

豈苟而已哉

夏書胤征

卷二

六

與家以先愛後  
感為感克愛先  
感後愛為愛克  
感去深婉有味

身書

身二

一

書經卷之三

蔡沈原註姜兆錫恭

商書

契始封商湯因以爲有天下之號書凡十七篇

湯誓

湯號也或曰諡也湯名履姓子氏夏桀暴虐湯往征之亳衆憚于征役故湯誓于亳都而諭以弔伐之意也今

文古文

皆有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

之台音夷下同稱王者史臣追尊之詞也格來台我稱舉也自

亂人事言之以臣伐君可謂亂矣自天命言之則所謂天史非稱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

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穡事謂田事也割斷也亳邑

夏氏之罪而憚伐桀之勞反謂湯不恤衆舍我穡事而斷正有夏

也湯言我亦聞汝衆論如此然夏桀暴虐天命殛之我畏上帝欲

不往正其罪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

而不敵耳

湯誓

寅浦樓

郝懿行云湯謂湯誓而世道又二交其甘誓言以君討臣其誓以臣伐君願其詳諄明已之非稱亂而惟恐民有違言有夏多罪無表暴虐之辭其獎率三軍無憤怨激烈之氣詳稱有夏之王而不名猶是信有桀寇之思焉少是而後諄聖人之舉

果他日已也湯誓  
直待者不可不  
察 孫月澤三  
道高純同並句  
無一排強詞漢  
有修以執調朕  
更無其事但此  
若去者何得  
道是者無限  
好奇

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如剗割夏邑之割時是也日謂桀也湯又言汝衆皆云桀雖暴虐

其如我何此所以憚于往伐也然夏王率爲重役以絕民力率爲

嚴刑以殘民生民厭夏德亦率皆困怠不能和協故疾視其君指

日而曰是日何時而亡乎若亡則吾寧與俱亡耳桀之肆爲惡德

而民欲其亡如此今我之所以必往也桀嘗自言吾有

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故民因以日目之爾尙輔予

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

則孥戮汝罔有攸赦賚與也食者言出而反吞之也禹之征苗止

賞于禍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此又益

以朕不食言罔有攸赦亦可以觀世變矣

仲虺之誥仲虺臣名奚仲之後爲湯左相誥告也周禮士師

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

之于會同皆以喻衆也此但告湯而亦謂之誥者唐孔氏謂

仲虺亦對衆而言非特釋湯之慙而且以曉其臣民衆庶也

古文有今文無此篇凡二段首節叙作誥之由也作誥以

下六節爲一段叙天之眷德與民之歸德之實以釋其既往

也。德日新以下二節又爲一段。陳安邦保命之實以勉其將來也。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台音夷。武功成故

曰成湯南巢地名。廬江六縣有居巢城。桀奔于此。因以放之也。口實猶言議論也。湯之伐桀。雖順天應人。然承堯舜禹授受之後。于心終有所不安。故愧其德之不如。若而又恐天下後世藉以爲口實也。○陳氏曰：堯舜以天下讓後世。好名之士。猶有不知而慕之者。湯武征伐而得天下。後世嗜利之人。安得不以爲口實哉。此湯之所以恐也。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此以下仲虺之詞。而作誥以釋其意也。又治也。塗泥。炭火也。表正者。表正于此而影直于彼也。虺嘆息言。民生有耳目口鼻愛惡之欲。無主則爭且亂矣。天生聰明之聖。所以爲之主。而治其爭亂者也。桀爲民主。而反行昏德。陷民于塗炭。既失其所以爲主矣。故天錫王以勇智之德。勇足以有爲。智足以有謀。以成天下之大業。凡以使其表正萬邦。而繼禹舊服也。則此正以循其典。常奉順乎天而已。意豈有



他哉蓋天者典常之所自出而典常者聖人之所服行也湯革夏而纘舊服武革商而政由舊孔子所謂百世可知者正以是也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矯與矯制之矯同誣罔臧善也式亦用也爽明師衆也天以形體言帝以至宰言也言桀矯詐誣罔託天爲詞以惑其衆天用不善

其所爲使有商受命而用昭明其衆庶也此總言夏之違天與商之受命之本末也王氏曰夏有昏德則衆從而昏商有明德則衆

從而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舉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

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此卑履反○簡

黨邪害正也繁多肇始也戰戰恐懼我予謂商也德言猶言仁聲

仁聞也言簡賢附勢之人同惡相濟實多徒衆肇我邦于有夏爲

桀所惡如苗之有莠如粟之有秕鋤治簸揚有必不相容之勢矣

是以商衆小大震恐無不懼陷于非罪况我王之德言足人聽聞

尤桀所忌疾者乎此申言夏之違天之實而商德之所以受命者亦在其中矣以苗粟喻桀以莠秕喻湯言其不容于桀之迹如此史記言桀囚湯于夏臺湯之危屢惟王不遜聲色不殖貨利德懋矣無道而惡有道勢之必至也

利安使氏三六經  
仁自其言而  
仁治也

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遷近類聚也二

者若未足以盡湯之德然此本原之地非純乎天德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也本體澄徹然後用人處已行之莫不各得其當矣懋盛也大也與時乃功懋哉之義同惟已猶言若已有之也人之懋于德者則懋之以官人之懋于功者則懋之以賞用人惟已而人之有善者無不容改過不吝而已之不善者無或遂不忍能于人不容過于已渾然大公私意不立非聖人其孰能之是以臨民之際能寬而不失于縱能仁而不失于柔易贊君德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者此也君德既著而信自乎天下矣此承上文而備言德之足以聽聞者以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申明商之受命之實也

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後來其蘇

民之戴商厥惟舊哉葛國名伯得也仇餉與饋餉者為仇也初猶始也孟子曰葛伯不祀湯問之曰無以供粢

盛也湯使亳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餉而葛伯反殺之湯一征自葛始是也奚何徯待也蘇復生也西夷北狄言遠以該近也湯師之未加者則怨望曰何獨後予其所往伐者則妻孥相慶曰待我后久矣後來我其復生乎天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望之如此則

戴商非一日矣。商之受命而興，豈待于鳴條之役定之哉？呂氏曰：夏商之際，君臣易位，天下之大變。然觀其征伐之時，唐虞都俞，揖遜氣象，依然若存。蓋堯舜禹湯，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

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不自強曰弱，不克明曰昧，兼猶併也。

攘也。諸侯之賢德者，佑之輔之，忠良者顯之，遂之，所以善善也。諸

侯之弱昧者，兼之攻之，亂亡者取之，傷之，所以惡惡也。言善則由

大以及小，言惡則由小以及大，推亡者兼攻，取侮也。固存者佑輔

顯遂也。推攘，其所以亡固保其所以存。邦國乃其昌矣。此歷述王

之所以受命而興者如此，而因起下文勸勉之意也。舊以此節即

為勸勉者，非夫命式九圍，而伐肆顧，吾以及桀者，皆任事也。豈

勸其將來，德曰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

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

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上文皆以釋之，而此以下又勉

己也。志自滿者，反是德新則萬邦咸懷，志滿則九族以離，萬邦舉

遠以見近，九族舉親以見疎也。中者，天下之所同有，然非君建之

孫月峯云平  
叙去有婉雅  
致

則民不能以自中而禮義者所以建中者也義者心之裁制禮者  
理之節文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內外合  
德而中道立則非特有以建中于民而垂諸後者亦裨乎有餘裕  
矣然是道也必學焉而後至隆師好問則德業廣自賢自用則  
德喪業銷古人之所謂自得師者真知己之不足人之有餘委心  
聽順而無拂逆之謂也孟子曰湯之于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  
勞而王仲虺言臨天下之道推而本于修德又推而本于得師蓋  
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舍師而能成者雖至聖亦必有師也後世  
之不如古非特世道之降抑亦師道之不鳴呼慎厥終惟其始道  
明也讀斯篇者可以知為帝王之大法矣

**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上文既勸勉之于始猶伊尹之言  
慎終于始也善者封殖之不善者覆亡之天之道也能敬天道則  
能保天命矣按誥之大意有三先言天立君之意而天之命湯者  
不可辭次言湯得民之實而民之歸湯者非佞致末乃言為君艱  
難之道與天人離合之機以明今之受夏初非以利己而乃有無  
窮之恤也其深慰湯而以釋其慙者忠愛可謂至矣然湯之所恐  
來世以為口實者仲虺終不敢謂無也君臣之分其可畏如此哉

**湯誥**  
湯伐夏歸亳諸侯率職來朝湯作誥以與天下更始也  
今文無古文有○此篇亦凡二段首節叙作誥之由也

陳氏三三經言  
性於山中  
命  
性遠教之淵源

王曰以下四節爲一段歷叙天命天討爲民立君之意也茲  
朕以下四節又爲一段乃自明奉行天命天討以永圖厥終  
之意也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誕大也亳湯所都  
在宋州穀熟縣

王曰嗟爾萬方

有衆明聽予一人誥

五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

若有恒性克綏厥猷

猷

惟后

皇大衷中若順猷道也天降命于民而仁義禮智信之理渾  
然在中所謂衷也人稟命于天而仁義禮智信之理與心俱

生所謂性也人率性于我而仁義禮智信之理隨事各足所謂道  
也夫降衷無有偏倚順其自然固有常性矣而稟氣則不無清濁  
純雜之異自非上之人能使之安于其道而何以盡乎君師之職  
哉上篇天生民有欲者以情言也此篇上帝降衷于下民者以性  
言也仲虺即情以言人之欲成湯原性以明人之善聖賢之論互  
相發明然其意則皆言君道之係于天下者如此之重也可不慎  
與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  
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

厥罪

敷布也。荼言其苦毒，言其螫也。言桀無有仁愛，但爲殺戮天下，被其凶害，不可堪忍，稱寃于天地鬼神，以異其拯己，屈原

所謂人窮則反本，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者，此也。天道于善者福之，淫者禍之，桀爲淫虐，而天降災異，以明其罪，蓋如周語所云：伊洛竭而夏亡之類，而此歷叙以起下文討罪之意也。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立

牲，敢昭告于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

衆請命

台音夷，戮卽戮。肆故今也，承上文而言奉行天命，明威不敢赦罪之意也。立牲，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神后，后土也。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

人輯寧爾邦家

孚允皆信也，僭差也，賁猶著也，殖生也，輯和也，言上天信佑下民，而夏桀寃亡，屈服，天命豈有差乎？

蓋賞罰彰明，賁若草木之燦列，而于是萬方之兆民，信其生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矣。允殖與輯寧連言者，民爲邦本，本固則邦寧，非二事也。

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戾罪隕

上言上帝寧邦之命，付託至重，茲我未知得罪于天地，驚恐憂畏，若將隕墜，蓋責愈重而憂愈大也。

凡我造邦，無從

匪彝無卽悖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造猶作也夏命已黜悉與更始也彝法即就悖慢也典常

也從匪彝則不法卽悖淫則不德惟各守其典爾有善朕弗敢蔽常之道以承天之休命是則予一人之所望也

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簡閱也言人有善不敢以不達已有罪

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簡閱也言人有善不敢以不達已有罪

生民而立之君民之有罪寔君所爲君之有罪非民所致故也此乃君道之當然斯理之不可易者而成湯自明之如此則聖人厚

于責已而薄于責人以嗚呼尙克時忱乃亦有終忱信也承上文

承上天之義爲何如哉幾能于是而忱信焉乃亦有終

矣吳氏曰此兼人已而言也

伊訓訓導也太甲嗣位伊尹作書訓之史錄爲篇今文無古

文有。此篇亦凡二段首節叙作訓之由也古有夏以下三節爲一段湖先王革命救民之本而勉王推愛敬以安民也又先王肇修四節爲一段究先王修身儆道之實而勉王去風愆以法祖也

孫月峰三與仲  
位讓同一端動搖  
是法天命所君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侯甸羣

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有又通見音現。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一也元祀者太甲卽位之元年也十二月者商正建丑以十二月爲正也其不直稱正月者長編紀年之例以寅月起數故謂之十二月若當時自謂之正月也伊姓尹字也名摯祠者告祭于廟也先王厥祖烈祖皆謂湯也語其時曰先王語其世曰厥祖語其功曰烈祖下文先王肇修人紀周頒衍我烈祖是也冢之言長也亦大也冢宰百官之長周禮謂之大宰古者王宅憂則冢宰攝而告廟又攝而臨羣臣太甲服仲壬之喪伊尹祠于先王奉太甲祇見厥祖以卽位則攝而告廟也侯服甸服之羣后咸在百官總己職以聽于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也太甲卽位伊尹率見而明言祖德以訓之史官敘事之辭也。蔡傳曰三代雖正朔不同然其紀月之數則皆以寅月爲首不改月數惟朝覲會同頒曆授時各以其正朔行事而已此所以謂之元祀十有二月也或曰孔氏言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則十二月者湯崩之年建子之月也豈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乎曰此孔氏惑于書序之文也太甲繼仲壬之後服仲壬之喪而孔氏謂湯崩莫殞而告固已謬矣至于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則于經史尤可考



周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周未嘗改也  
秦建亥矣而史記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則寅月  
起數秦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  
至雲夢而禮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鄜山則其以十月爲正  
朔而寅月起數如故也且秦史制書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若  
商周秦必改月數則周之十月爲建酉月矣安在其爲建亥乎漢  
初仍秦正亦書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不改歷考甚明矣  
且經云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奉鬯王祗見厥祖後復政厥辟亦曰  
十二月朔奉鬯王歸于亳祠告復政皆重事也故皆以正朔行之  
孔氏不得其說而意湯崩踰月太甲卽位莫殯而告也夫殯有朝  
夕之奠何爲而致祠主喪者不離于殯側何待于祗見吳氏之辨  
亦明矣太甲嗣仲壬而爲之服爲之後者爲之子也伊尹率見祖  
廟而告之者嗣王方居廬也不言太甲祠而云伊尹祠者喪三年  
不祭也徧見商之先王而獨致意于湯者猶金縢徧告三王而獨  
眷念于文王也不及外丙仲壬者此書本稱湯以訓太甲故爾愚  
按蔡傳所論商周改正不改月其說詳矣然實未之深考而失之  
也按春秋傳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梓慎曰火出于夏爲三  
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其年六月日食而太史曰當夏之四  
月家語季康子問于孔子曰今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舊  
何也夫春秋及家語爲先聖之遺經太史爲當時治曆明時之掌

而左氏又爲先儒敘述本末之傳凡此皆非不可信之說而月數之改固瞭如矣孟子曰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又曰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蓋周正之七八月爲夏正之五六月其時雨澤大故溝澮盈而或不雨而旱苗所以憂槁也若月數不改則七八月之雨豈反多于五六月而其時黍稷皆登稻亦將熟其憂旱亦豈更切于五六月乎孟子又曰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惟周之十一月十二月爲夏之九月十月故急成橋梁以濟民若夏正之十一月十二月則豈有至此而始成橋梁之理是名爲濟民而其病民也抑久矣朱子註孟子各章及論經書皆稱改月蔡氏受業于朱子而爲此論亦何率也然則其引詩與史記又何以說耶曰此亦其未之考也詩人以夏正紀時與史氏別至歷代史記與一代國史亦自不同一代國史直書其所改之月數如春秋及左傳之屬皆書周正之月是也歷代長編若史記合皆以夏正之月起數不然則改元卽位月數盈縮不齊而讀史者亦爲之踴惑矣如此篇書十二月及史記十一月十月之屬是也蔡傳不明此例率爲牽引苟不辯而正之是舉其有功書傳之苦心將反爲之盡失也然則不改月數之說不可從矣而從其繼仲王而王之說何也程子云古人以歲爲年外丙方二歲仲王方四歲幼未卽位以故太甲繼湯而王此固先儒之說也河以亦不從之乎曰朱子孟子集註先載趙氏立二年立四年之說于前而次載程子幼

未即位之說于後則固以趙氏為長矣。况考竹書紀年云外丙名勝元年乙亥即位二年陟仲壬名庸元年丁丑即位四年陟太甲名至元年辛巳即位十二年陟其世次前後甚明而吳氏謂居湯之喪則日莫不必致祠殯側不煩祇見者此又辨正其為居仲壬之喪之明驗也。凡治經者可考傳以明經不曰嗚呼古有夏先后可棄經以從傳故通考正之如右學者詳之。

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

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詩曰殷監

不遠在夏后之世。故首以夏事告之。率循也。假借也。有命。有天命者。謂湯也。鳴條。夏所宅。亳。湯所宅也。哉。始也。言夏先后方懋厥德之時。天之眷命如此。及其子孫弗循先王之道。故天降災而假手于成湯以誅之。蓋造可攻之孽者。由桀積惡于鳴條。而我商乃始事于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布昭。數著也。聖武。猶易所謂神都也。武而不殺。言湯之德威著于天下。代桀之虐以吾之寬。故天下之民信而懷之也。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终于四海。長上聲。初即位之初也。言王將繼嗣先王之

德不可不謹。諸始而謹始之道，在孝弟率天下而已。蓋孝弟者，人心所同，非必人人教詔之也。立愛敬于此，而形愛敬于彼，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自家達國，終而措之天下矣。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此之謂也。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

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人紀，通言三綱

也。桀廢棄之而湯始修復之也，哂逆也。先民猶前輩也，若順也，不逆是順，樂善誠而人紀于是可修矣。克明以盡臨下之道，克忠以盡事上之心，則所以修人紀者，又不但立愛惟親，立敬惟長而已也。與人之善，不求其備，檢身之誠，有若不及，凡皆樂善之所迫，而綱常之所以修而不墮者矣。是以德日盛，業日廣，天命歸人，心戴由七十里而至于有萬邦也。與前既言桀失天下之易，此又言湯得天下之難，其所以做太甲者益嚴以切矣。呂氏曰：湯之克忠，最為難看，以臣易君，何以為忠乎？忠以心，不以迹。天命未去，人心未離，事桀之心，曷嘗斯須。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敷，廣也。言湯廣求賢哲以輔後

也。制官刑，做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

殉于貨色。恒于遊畷。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違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遠喪並去聲。官刑官風化也。常歌常舞。若巫覡然也。淫蕩也。其風蕩然而無度也。比之言昵也。頑童。所謂年少無知也。亂悖也。好惡。惡所好。以爲風也。三風十愆之綱。十愆。三風之目。卿士。邦君十有其一。已喪其家亡其國矣。又多乎哉。墨。墨刑也。具。悉也。臣不能正其君。下不能正其上者。加以墨刑。而童蒙始學之士。亦悉以是訓之。欲其入官而正己。以正君也。當時太甲欲敗殘。縱敗禮。故伊尹見其微而拳拳及此。嗚呼。嗣王。祇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譏謀洋大。孔甚彰明也。承上文言太甲當以是三風十愆之訓。敬之于身。念而勿忘。知其謀之大。而言之明也。此以祖訓申戒之也。常。定作爲也。又言惟命不常。善惡各以類應。勿以小善而不爲也。萬邦之慶。不忽于小。勿以小惡而爲之也。厥

宗之墜不待于大。蓋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微而可懼也。此又以天命申戒之也。

太甲上

商史歷錄伊尹告太甲及太甲往復之辭。凡分三篇。其間或附史臣之語。相屬成文。若史家記傳之體也。

唐孔氏曰。伊訓肆命徂后太甲咸有一德。皆伊尹告戒太甲。不可皆名伊訓。故隨事以名其篇。林氏曰。此篇亦訓體也。今

文無古文有。此篇叙伊尹因太甲不率而放。桐也。篇凡三段。首告以書而罔念。次告以言而未變。後乃放諸桐而率德也。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惠順也。阿衡官名。猶周之冢宰。亦曰保衡。阿卽保也。衡平也。時伊尹爲阿衡。其後罔以爲

尹之號。史臣錄其訓王之書。而先言其不順者以發之也。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

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

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諛古是字。左去聲。辟音璧。前篇稱明言

以訓于王。而此稱作書者。訓以言而不率順。故作書以戒也。顧常目在之也。天之明命。謂天之命于我者也。天命之爲明命。人受之爲明德。承奉宅居師衆也。尹言成湯常目在此。明命以敬奉天地神祇之屬。惟天監觀厥德。用膺天命。以有天下。安萬邦。而我又身

商書

太甲上

卷三

九

能左右先王以居民衆故王今得以大承其基業此蓋首稱先德以勉之而下文因戒之也惟尹躬先見于西

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

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相並去聲辟音璧○西邑夏者夏都安邑在毫之西也周卽國語忠信爲

周之周施氏曰作僞心勞日拙則缺而不周作德心逸日休則周

而無缺是也言夏之先王以忠信有終故其輔相者亦能有終其

後夏桀不能有終故其輔相者亦不能有終嗣王以夏桀爲戒當

敬爾所以爲君之道可也若君而不君則忝辱厥祖矣太甲之意

蓋以伊尹爲相我雖縱欲未違危亡故伊王惟庸罔念聞庸常也史臣言

尹以相亦罔終深折之而被其所恃也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

常無所念聽以起下文也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

且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懣厥命以自覆覆音福○又稱乃言者訓以書而罔念復明言

以告之也昧爽明也謂欲明未明之時也丕大也顯亦明也謂

大明其德也坐以待且者行之迫旁求者求之周彥美士也言先

王孜孜爲善不遑寧處而又廣求俊彥以導子孫王其可頌頌厥

命以自取覆亡乎言至此不惟忝祖之恥而且有亡國之禍意益

你月呼云構法  
死二簡而腹

切而言

益悲矣。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此探其病而切告之也。太甲欲敗度。縱敗禮而尹言當謹儉約之德。以懷

長遠之圖。則所以儆其奢侈而要于可久者至矣。子曰：以約失者鮮。卽此意也。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

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懼。萬世有辭。

此承上文而因示之。以所從事也。虞虞人

也。機弩牙。括矢括也。度法。釋發也。言虞人弩機既張。必往察其括之合于法度。然後釋之。則發乃無不中。而人君省躬宜若是也。欽

敬率循也。朕尹自謂也。詞猶稱也。言欽厥止。以立其本。率乃祖攸行。以致其用。能如是。則近可克慰。臣心遠可有譽。後世而亦有省

括于度之驗矣。安汝止者。聖人生而知之事。王未克變。尹訓于太

甲。而猶不能愛其舊習也。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

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習與性成。所謂習慣若自然也。狎習也。弗順。謂不順義理之人。桐湯墓也。

伊尹言太甲所爲之不義。非性質使然。是乃習與性成。皆不順義

理之人。蕪之耳。我不可使其狎習此人。惟是營宮于桐。使親近成

湯之墓。哀思興起。庶其告而訓

王徂桐宮居憂。竟終允德。徂往也。允信也。

商書 太甲上

卷三

十



所謂有諸已之謂信也。蓋人之不善，必有從諛以導其非者。今既使其密邇先王，興廢善心，而兼絕其比黨，以革其汚染，此所以克終允德也。次篇伊尹言嗣王克終厥德，又曰允德協于下，故史氏言此，結本篇以發次篇之義。

太甲中

篇凡二段，首迎王歸而示以匡民終德之大，畧次奉王命而示以協民懋德之詳節也。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

三祀者太甲終喪之明年也。服

謂衮冕服也。周禮天子冕服有六，此蓋王除喪服吉而尹以衮冕之上服奉迎以歸也。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

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

實萬世無疆之休。

辟音璧。匡，正也。辟，君也。臨也。言民固不可無君，而君尤不可失。民，王不義有若性成，而天命

眷商陰誘其衷，以終厥德。庶君民相為一體，而萬世之休無有窮極也。王改過之初，而首發此義，其喜懼交迫之意深矣。王拜

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

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違。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

初尙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背音佩。○拜手首至手。稽首首至地。太甲致敬師保之禮也。類猶肖也。欲

而不節則亂。法度縱而不謹則隳。禮儀度以事言。禮以身言也。速惡戾罪孽。擊災遁逃也。克之言勝。猶丹書敬勝。怠義勝。欲之意也。惟謀也。謂往昔背違至訓不能自克于始。庶賴救正以圖謀其終也。夫當太甲不惠之時。伊尹之言惟恐太甲不聽。而及其改過之後。太甲之心惟恐伊尹不言。是其德雖困而昔晦今明。如日月昏蝕一復其舊。而萬景俱新。商周之際。湯武不可及矣。若太甲成王。可不謂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伊尹致敬以復玉也。修身

則無敗度。敗禮之失。允德則有誠身。誠意之實。德成于上。民協于下。惟明后則然。此繫言以起下文也。

先王子惠困

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俟我后。後來無罰。此

湯德所以協下也。命猶令也。並猶併也。困窮之民。惠之若子。則心之愛者誠矣。未有誠而不動者也。故民服其命令。無不得其懽心。併其當時諸侯與商爲鄰者。乃皆以先王爲我君。俟待其來而庶其除酷虐而無罰也。此卽仲虺後來其蘇之意。而先王之得民于其除酷虐而無罰也。此卽仲虺後來其蘇之意。而先王之得民于其本矣。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

湯有餘慶。故太甲中

而三指 通篇  
多例 均可 氣調  
半近 宜都 楚中  
之辨 其存 偽撰  
也

禮記

卷三

十一

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此因告太甲以勉德也視效也惟亦思也湯之盤銘曰苟

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烈祖之懋德如此王之德當一視乎烈祖而無怠頃刻也思孝則不違其先思恭則不忽其臣思明則不蔽于近思聰則不惑于邪德無不懋如此我且上承王休而無所厭斁矣尹言至是幽明遠近忻合無間雖不言協下而協下在其中矣亦因以起下篇天

民鬼神之意也

太甲下

此申誥太甲之詞篇凡三段首段惟天以下二節示王修德勵治而以敬仁誠爲之本此千古天德王道之大木也次段先王以下五節勸王法祖德而詳勉之末段弗慮以下二節勸王正主極而申戒之也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

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申重艱難也言天民鬼神皆無常主惟克敬有仁克誠而後天

親之民懷之鬼神享之天謂之敬者天卽理也及爾出往及爾游衍動靜作息皆敬所攝也民謂之仁者民猶于也欲立立人欲達達人疾痛疴養皆仁所體也鬼神謂之誠者鬼神本誠也如其上如在其左右暗室屋漏皆誠所通也三者所當盡如此人君居

天之位其可易而爲之哉分而言之則三合而言之則一德而德惟已太甲遷善未幾而伊尹以是告之其才固有大過人者與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

明后

治去聲○德者合敬仁誠之稱也有是德則治無是德則亂與古之治者同道則無不興與古之亂者同事則無不亡治

而謂之道者治世因時制宜或損或益事未必同而道則同也亂而謂之事者亂世亡國喪家不過貨色遊畋成殺等事而已事同道無不同也治亂之分視乎所與始而與治固可以與終而與亂則亦必亡謹其所與終始如一惟明明之君爲然也上篇言惟明后此篇言惟明明后蓋明其所已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明而德加進矣此以上總發之也

今王嗣有令緒尙監茲哉

敬即克敬惟親之敬舉一以包二也先王勉敬其德德與天合今嗣有令緒庶

其監視于此乎此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迺

遠也中庸曰君

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其無輕民事惟難無取喻明切蓋取諸此此首勉以進學之序也

安厥位惟危

之也當思其難君位似安而毋安之也當思其危

也而必求諸道

也而必求諸道

也而必求諸道

也而必求諸道

也而必求諸道

也而必求諸道

也而必求諸道

也而必求諸道

也而必求諸道

也而必求諸道

也而必求諸道

也而必求諸道

也而必求諸道

也而必求諸道

也而必求諸道

也而必求諸道

也而必求諸道

也而必求諸道

也而必求諸道

也而必求諸道

也而必求諸道

也而必求諸道

也而必求諸道

也而必求諸道

也而必求諸道

慎終于始此又勉以慎始之要道也人情孰不欲善終者而安于  
事之一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此

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此以下又總結之也胡何也弗慮何得欲

大良善貞正也君者萬邦之儀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

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承上文言弗思弗為而安于縱弛則法固

亂之害甚于廢也又言成功不居寵利者蓋至是太甲德已進而

道邦國永信其休亦上篇承休罔戰之義也吳氏曰上篇稱嗣  
王不惠于阿衡必其言有與伊尹違背者辯言亂政疑太甲所失  
在此而罔以寵利居成功尹之自慮者已素定矣下句既非泛論則上句必有為而發也

定矣下句既非泛論則上句必有為而發也

咸有一德

伊尹致政而去恐太甲德不純一及任用非人故作此篇亦訓體也史氏取其篇中咸有一德四字

以名篇今文無古文有篇凡三段首節叙陳戒之由也天

難謀以下四節爲一段邇先王主臣一德以承天命之本次

今嗣王以下四節爲一段勉王主臣一德以孚民志之實末

七世之廟二節爲一段則又王德與民心相係之大畧也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復還也告歸告老而歸私邑也德即所謂一德

嗚呼天難謀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謀信也九有九

州也伊尹嘆息言惟天難信以其命之不常也惟君德有常則天

命亦常而保厥位若君德不常則天命即不常而九有以亡矣蓋

其以德爲去猶如此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

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

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胤猶常也一德純一之德不雜不息即所以常也神主謂百神之主享者

昭格之意也正正朔也承上文言夏桀之失天命者以無常德也

而我商君臣皆有一德故能上當天心受天明命以有天下而正

朔于是非天私我有商惟天祐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

一德上既言威有一德而得天得民矣此又言天祐非私民歸非求而惟一德是祐是歸者蓋反覆以明德字之責也德

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

在德二三雜而不一也僭差也德純則無往不吉德雜則無往不凶吉凶不僭而在人正以災祥所降皆在德也今嗣

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亦上文統發之而言王

新服天子之命德亦當新而新德要在有常而已終始有常而不雜是乃所以日新也任官惟賢才左右惟

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左爲並去聲。官謂庶官左右

謂輔弼大臣也。一曰惟賢才。一曰惟其人者。賢者有德才者有能。庶官非賢能不任。故曰惟賢才而大臣非庶官比其道大德隆蓋

非賢才之稱。所可盡矣。故不徒曰惟賢才。而曰惟其人也。爲上爲

德猶言左右厥辟也。爲下爲民猶言宅師也。臣之所係如此。是必

艱于任用。慎于聽察。以防小人。而可否相濟。終始德無常師。王善

如一。以任君子。而後君道盡也。此勉以用人也。

郝楚云伊刊  
以下五篇詳此  
淺泛無古人堪此  
沈其之書引之焉  
聖賢之同絕不  
類其非古書無  
將也篇名曰  
一德似星校故  
故曰后者猶各  
極一長云尔今

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

此又勉以取善成德之本也。師樹法也。無常師謂不執乎一法也。協合也。德者

善之總善者德之分德散于萬不主善則無以悉一本之萬殊善

原于一不協一則無以會萬殊之一本博而求之于不一之善約

而會之于至一之德此聖學始終條理之序與夫子所謂一貫者

幾矣太甲至是而與聞焉亦異乎常人之改過者與張氏曰虞書

精一數語之外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

惟此爲精密

人君惟其心之一故其發諸言也大萬姓見其言之大故能知其心之一以見人心之不

可欺而誠之不可掩也綏安底定也先王之天祿寧烝嗚呼七世

民之生道厚此蓋一德之效驗而尹又舉以歆勉之也

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長上聲。七世之廟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舉上以見下

也凡廟親盡則祧必有德則別立廟而不祧如殷三宗周文武之

屬是也故曰可以觀德萬夫之長者天子兆民諸侯萬民舉下以

見上也凡政教修于上則民庶歸于下如湯其蘇之望文王孔遺

之化是也故曰可以觀政尹子篇將終又嘆言德政之見于後世

而服乎當時如此而所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

以倣勉之者亦見矣

房書咸有一德

卷三

古



兩言皆他二意  
則注丑不令自  
矜典湯風雷此

純二之正始人依  
題能撰遺選

漢初時之天具

孫月峰三

通意多樹句

惟質篇末質

既單批似物

而實順似杜

而實二

鄭經三請題

言自知仲地浩

下詩言為子質

作古今文詞事

氣骨天壤是

居何可相乳之今

今三篇而次生

上一言中合類

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至罔與成厥功盡子忍在忍二反。廣猶大也。狹猶小也。言君民之

事使相需如此其勢雖有貴賤之殊而其情初無貴賤之間可知也蓋天以一理賦于萬物達于萬事人君必合兆民之心為心而

後理無不明事無不立苟自大而狃人匹夫匹婦有不得自盡于上者則欲成厥功亦罔與之成矣尹于篇終深致其戒切之意而

其言外則又舉其所謂一者而即民心而推廣之蓋道之全而治之極也嘗因是言以思純粹以精者一也悠久無間者一也統備

無外者一也一者萬化之原萬事之幹語其體則無二語其運則無息而語其量則不可遺也咸有一德而三者之義悉備前此伏

藝堯舜禹湯後此文武

周公孔子同一揆也

盤庚上

盤庚祖甲之弟時盤庚都耿圮于河水謀欲遷殷而大家世族安土重遷胥動浮言小民亦惑于利害不

適有居盤庚推天命之去留祖烈之興廢以深明不遷之害也上篇未遷時言中篇將遷時言下篇既遷後言王氏曰上

篇告羣臣中篇告庶民下篇告百官族姓左傳謂為盤庚之誥蓋誥體也三篇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為一篇。篇凡

二段第一段首叙王籲眾之由而我王來三節示民以抗上不遷之害也第二段又叙王戒臣之由而格我眾三節惕臣

者次第遠毫末一  
言如詰合數等  
為一篇亦存營洛  
一事也

以惑民不  
遷之禍也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慙出矢言

籲音喻殷在河南  
偃師適往籲呼矢言

也盤庚欲遷于殷民不肯往適所居盤庚乃率呼衆憂之人出誓  
言以詰而史氏首序之也○周氏曰商人稱殷自盤庚始前此惟  
稱商自盤庚遷于殷于是殷商兼稱或只稱殷也愚按舊註率籲  
衆慙爲句今詳經文當以率籲衆爲句慙出矢言爲句以中間保  
后胥慙推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盍劉不能胥匡以生  
之可見

卜稽曰其如台

盍子忍反台音夷○我王稽言我先王也劉殺也  
盤庚言我先王祖乙來都于耿固重我民之生非

欲盡致之死也民適不幸蕩析離居不能相救以生稽之于卜亦  
曰此地無若我何則其不可居明矣此以下三節首言當如先王  
之遷都以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  
遷殷也

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

服事也茲指  
先王也斷絕

也言先王有事恪謹天命不敢違越茲猶不敢常安而不常其邑  
于今已五遷厥邦矣今不承古之先王以遷且不知上天之斷絕

我命况謂其能從先王之烈乎詳此言則先王遷徙必敬天稽  
卜而仲丁河盪甲等篇固逸不可考矣五邦漢孔氏謂湯遷亳仲  
丁遷野河盪甲遷相祖乙遷耿并盤庚遷殷爲五邦然以下文今  
不承于古考之則盤庚之前當自有五遷史記言祖乙遷邢蓋祖  
乙有兩遷也若顛木之有由藥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

業底綏四方

自顛也由者木生條也顛木譬政由藥譬殷也言今  
自耿遷殷若木之已仆而復生天其將永我國家之

命于殷以繼復先王之大業而安四方乎上二節言  
不遷之害而此一節言遷之利蓋反正相足之詞○盤庚敷于

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

悉至于庭

敷音效○自此至終篇皆言教民由在位之意而此節  
叙其事以發端也敷教乃汝服事箴規也按上文盤庚

頌衆矢言則衆之當遷明矣然耿地渴鹵墊隘而有沃饒之利其  
小民苦于蕩析離居而巨室則總于貨寶不利于遷也故胥動浮  
言以惑小民而小民多不免畏懼間有審利害而欲遷者則又排  
擊阻難而不能自達于上者往往然矣盤庚知其然故其教民必  
自在位始而其教亦非以一切之法制之也惟舉先王舊常遷都  
之事以正其法度而因告之曰凡茲小民有欲遷而以言箴箴其

上者汝在位之臣母得邊絕而使不得自達也王若曰格汝衆

之教臣如此于是乃命臣民悉至于庭而告之

予告汝衆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若曰者非盡當時之言大意若此也猷謀黜去康安也言汝當

謀去汝之私心毋得傲上之命而從已之安傲上則不肯遷從康

則不能遷二者皆所當黜也此以下雖盤庚對衆之辭實爲羣臣

而發以深明教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

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虜予弗知

乃所訟舊人謂世族舊家之人逸過也聒聒猶曉曉也訟猶言也

舊人奉承于內不隱匿其指以夫君命而王用大敬其宣化于外則又無逸肆其言以惑衆聽而民亦用丕變此先王舊人共政之美也今爾內則不能宣上意外則不能達下情聒聒然多言凡起信于民者皆險陂膚淺之說我不曉汝所言果何謂也豈我所望于世族舊家非予自荒茲德惟汝舍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

亦拙謀作乃逸荒亂也舍猶匿也作猶成也盤庚言非我輕易遷徙自荒亂于德惟汝實舍匿予一人之德意罔知

畏懼則然耳我視汝情明若觀火我亦拙謀不能制命而若網在

成汝之肆逸也盤庚言此于衆蓋語彌濫而意彌嚴矣

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下之從上小之從大申

前無傲之戒也力田則逢年喻遷居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

于婚友不乃敢大言汝有積德實德明其非偽積德明其非淺也

安一時爲德也然是何德之有汝曷不去汝私心施實德于衆民

與汝之婚姻僚友乎汝能勞而有功此實德即汝之所積也汝乃

敢大言曰我有積德則汝德不惟施于民庶婚友而乃不畏戎毒

且將默施于汝之孫子矣此申前汝獻酬乃心之戒戎大毒害

于遠邇情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固有黍稷也謂水災

之爲害者有如荼毒也昏爾雅云猶強也人情巧者多薄蠢者多

強也言汝不畏水災爲害之大而憚勞不遷如情農之自安不力

爲勞苦不事乃田畝則安有黍稷之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

可望乎此又喻言以申從康之害

生毒乃敗禍茲究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

此段又極曲折却  
杜生動其言與  
在言句之意又在  
音節

身何及相時。儉民猶胥。顧子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  
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  
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和猶勸也。吉言善  
和猶勸也。吉言善

言也。先惡猶言始禍也。奉承惘苦也。言汝不動善言于衆小民。此  
豈但毒災于民哉。惟汝自生其毒。乃與禍作善。以自災于厥身也。  
汝既始禍于民。則自承受其苦。而汝雖悔于身。不可追矣。相視也。  
儉巧也。其發有逸口。猶言其敢發有逸口乎。謂不敢肆于口也。沈  
陷也。靖安也。又言相彼習巧小民。猶顧箴言而不敢肆爲浮言也。  
况我制爾生殺之命。乃過正言動。浮論恐衆以禍患陷衆于罪惡  
而毫不之畏乎。汝試觀火燎于原。勢焰雖盛而殄滅非難。苟至遲  
是則惟汝衆自爲不安。非我有過也。此又反覆以申傲上之害。遲  
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任平聲。遲任古之賢人也。  
人舊則習。故求舊器。舊則微

故求新。此蓋古語。而引以誘勸舊人也。然所引人惟求舊。亦但謂  
求人于世。臣舊家耳。卽前文圖任舊人。共放是地。或以求舊人爲  
求老成人。則舊人既爲老成之人。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  
下文又何云汝無侮老成人耶。

伊尹以耕言政說我  
其君盤庚以和言  
曰昔天已商伊尹  
其敢久矣伊尹曰天  
下將治則人必尚行  
天將亂則人必尚

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  
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也及猶共也逸勤猶  
言逸勞敢即不敢也非罰謂非所當罰也言先王及汝祖父相與  
同其勞逸我豈敢動用非罰以加爾乎方且世簡爾勞不徹爾善  
也茲我大享先王爾祖亦以功配食則作福作災皆簡在先王與  
爾祖父之心矣我如動用非罰是乃動用非德也即質之先王與  
爾祖父我敢平哉此申明自作弗靖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  
非予有咎之意其言蓋婉而彌切矣

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

猷難謂艱難也即後篇告汝不易也告之者浮言恐沈于眾民懼  
于難此發其病而藥之也志謂志于中也弱少之也言汝之以

遷國為難久矣我今告汝我之決于遷若射之志于中也今老成  
孤幼皆有言當遷者汝其可侮老而輕幼乎當各謀長遠其居勉

出汝力以聽謀于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  
我一人而可矣

汝眾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也伐猶討也言無有遠近親疎  
用罪猶言為惡用德猶言為善

言國公利成也勿以  
人少而反南。故  
也。此種之通又希  
起達者天所以監  
秦之失也。周自曰無  
以利而命曰無以  
言此周之命。將相  
功且少又多。有安  
靜之吏。惴惴無  
聲。此其所以。取  
深月峰云云。言曰取  
更竟意味。恍惚妙  
愈玩越愈出。成代  
人難指心。區。其  
報。原。年。不。能。出。此  
工。即。聚。深。夫。此。一。種  
即。徹。古。不。能。以。此。時  
吐。嚼。可。見。古。人。種  
種。道。德。允。高。方。前  
之。玉。

凡伐死彰善。惟視汝善惡如何耳。邦之善。惟汝衆人用德。邦之不善。惟我一人失罰。極言其信賞而必罰也。凡爾衆其

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

悔。致告者。使各相告戒也。自今以往。各恭敬汝事。整齊汝位。法度汝言。不然。罰及不可追悔矣。總上文之意。以結之也。

盤庚中

篇分三段。首二節。叙作誥之由。而總發之也。古我先節爲一段。以神明之責。罰儆其遷也。而

予誥爾三節。又爲一段。直以即遷決之。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畀其有衆。咸造。勿

蕩。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寬當早反。造七到反。作起也。起而遷也。涉河者。殷在河南也。誕大。畀誠

也。謂大以誠相告也。造至也。勿猶未也。蕩近也。民衆皆至。猶退在下。未敢近前。而盤庚登進之也。此史氏因盤庚之繼誥。而序之。蘇

氏曰。民之弗率。不以政令齊之。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荒廢也。嗚

而以話言。曉之。盤庚之仁也。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鮮上聲。承敬

呼古我前



也保合也猶體也浮勝也蘇氏曰古謂過爲浮浮之言勝也言前  
后無不惟民之敬苟民亦合體于后與憂其憂則雖有天時之災  
鮮不以人力勝之矣此極言君民一體之意以見民之當敬也林  
氏曰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罔不惟民之承憂民之憂也保后  
胥感民亦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  
憂其憂也

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其非汝有咎比于罰比罪至反。懷

康之康承上言先王以天降大虐不敢安居其所興作惟視民利  
而用遷耳爾民何不念我所以所聞先王之事乎凡我所以敬畏汝  
而使之者惟喜與汝同安非爲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不  
汝有罪比于罰而謫遷汝也

從厥志籲呼也若射之有志君志也丕從厥志民志也言我所以

汝俾汝康其以大從爾志也蓋虞遷都民咨胥怨而此以爲從厥  
志何也蘇氏曰古之所謂從衆者非從其口之所不樂而從其心  
之所不言夫趨利而避害舍危而就安民心同然也殷毫之遷實  
民所利特其一時爲浮言搖動若有不樂然耳使卽安危利害之  
實而反求于心則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  
固其所大欲者矣

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

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厭惟晉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屬音燭

瘳音抽○忱誠動感鞠窮也臭猶壞也稽察瘳愈也上文言先王

惟民之承而民保后晉感此上下相與安邦濟困之道也今我亦

惟汝故安定厥邦而汝不憂我困乃皆不宣布腹心誠誠以感于

我爾徒自取窮苦譬乘舟不以時濟必敗壞其所資也汝從上之

誠一有不屬是惟晉以及于沈弱而汝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

罔或稽察雖怨疾忿怒何損于困若予久之謀以思其不遷之災是汝

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誕大上天也承上言汝不爲長

大以憂而自勸矣孟子曰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所以亡者勸憂

之謂也自今以後天將棄汝汝有何生理于天平此二節極言不

遷之斷命于天蓋首尾相足之辭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

倚乃身迂乃心一謂一心也倚猶邪也迂猶僻也言衛民當一心

以聽上無起穢惡以自臭敗恐浮言之人倚汝之

身迂汝之心使汝卽予逐穢乃命于天子豈汝威用奉畜汝衆逐逐

邪僻而遠中正也

畜養也。言我遷都以迎續汝命于天。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

不克。羞爾用懷爾然。念先神后之勞爾。先人今我大克。羞養爾者

用懷念爾為先。民之子孫故也。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陳久也。高后湯也。崇大也。耿圯而猶不遷。是失于保民之政。而久

于病民之地。高后必大降罪疾于我。曰何為而虐害我民乎。蓋人

君不能為民圖安。是亦虐之也。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

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比。毘至反。生生謂以生理為生也。猷謀也。先后猶高后也。或曰

泛言商先王。猶言古我前后也。幼孫盤庚自稱之詞。比同事也。故

猶律書謀故之故。爽失也。迪避也。言汝民不能樂生。與事與我同

心。以遷我先后大降罪疾于汝。曰汝何不與朕幼小之孫同事而

故有此失德乎。則自上其罰汝。而汝無能行避。古我先后既勞乃

以免也。舊本自曰字以下。語意蒙混。今正之。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

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斷音短○勞乃祖乃父猶言勞爾先也作我畜民猶言予不克羞爾也哉

害也綏猶引也遣也汝有所戕害在汝之心而我先后且遣命汝祖父汝祖父亦斷棄汝而不肯救汝之死也茲予有亂

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不刑于朕孫迪

高后丕乃崇降弗祥亂政謂變亂法度也一云亂猶治也具聚也乃祖乃父謂臣之祖父朕其祖父自稱也述

蕪也言臣子居位從政將正己以率物也而乃有亂政之臣參同在位不以民生爲念而專務貪利者汝臣之祖父亦大告我高后

曰其作大刑罰于我子孫以懲之乎是汝臣祖父亦導我高后大乃崇降弗祥于汝臣也以上四節通言君與臣民之有罪我高后

與爾臣民之祖父一以義斷之而無所赦而此節舊以爲責其臣之辭今味文義首曰茲予有亂政同位益對民責臣非直爲羣臣

言也王氏曰先王設教因俗之善而蕪之反俗之惡而禁之方盤庚之時商俗既衰士大夫棄義卽利故盤庚特以亂政同位具乃

貝玉爲戒此反其俗之惡而禁之者也然成周以上莫不事死如

事生事亡如事存俗皆嚴敬鬼神商俗爲甚故盤庚又歷以先后與臣民之祖父崇降罪疾爲告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

胥絕遺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易去聲。告汝不易即上篇告汝于難也。大恤

大憂也。猷謀也。從隨也。中者極至之理也。言今我告汝以艱難汝當承敬我之所大憂無相絕遠而有二心。汝必分君所圖而共圖之分。君所念而共念之。各以極至之理存于心。乃有不吉不迪。真

則知遷都之議爲至正而不爲浮言所動矣。

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剗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聲。吉善。迪道也。剗肉刑也。殄滅大辟也。承上言民當各設中于

汝心而乃有不善不道或隕越以逆上命或姦宄以掠民生者。我

則小而施之肉刑大而加以大辟令無遺育而母使移其種于此

新邑也。育者生全之謂。肉刑虧體大辟隕命皆絕生理。故皆以無

遺育爲言。而于將往哉。生。今子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遷之時嚴勅之也。往哉。往新邑也。人懷舊土之念而未見新居之樂。故再以生生勉之也。試用

也。今我將用以汝遷而永立乃家。則子孫世有生生之業矣。

盤庚下 一篇凡二段首節叙作誥之由也無誠息以下六節爲

節又爲一段以安民之意宣于衆以釋其疑也。邦伯以下四貞屬諸臣以杜其惑也。

之伯也云云  
齊多踰於土地迫  
近山阿也  
都上通也  
下為是監也  
君持方也  
鄭大儒必之有  
德而書一  
命於其新邑  
息也  
五  
天也  
指漢中文  
修七百  
而喜

盤庚既遷莫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莫定綏安爰於也盤庚既遷新邑定其所居乃

明君臣上下之位以正之而慰臣民遷徙之勞以安之也此史氏因盤庚之終誥而序之也曰無戲怠懋建大

命命猶命脉之命也遷國之初臣民上下正當盡瘁赴功今予其

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其怒協比讒言

予一人比兇至反敷布歷盡也百姓謂畿內臣民也上不追罪其下而下不合怒修讒于上則心腹腎腸布而志咸諭矣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也前功

謂契以下也適于山者住于毫也毫地依山立政篇三毫註云東

成阜南轅轅西降谷是也契始居毫其功最多後屢遷而功乃替

先王欲多于前功故復往毫也降下也猶除也山地高今我民用

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承上言今耿為河

民用蕩析離居無有定止是乃陷于凶德不肆上帝將復我高祖

盤庚下

卷三

三

而以漢文郭為建  
都陳同父上書  
考朝六朝鈔  
山川三氣安海  
點而以刺其言  
匪取以梓其言  
與什取同朴不  
足道也豈必有  
同於漢文一  
字。却。然。三  
此書。三。子。三  
言。未。嘗。以。言。以  
不可不。言。一。言  
冥。必。言。一。言。但  
疑。天。迷。祖。林。言  
刑。罰。三。三。一  
神。似。字。然。其  
民。而。得。以。所。不。以  
者。亦。可。以。視。世。言  
矣。按。其。三。湯。十  
三。八。漢。一。仲。丁。不  
盤。百。七。世。遠  
後。更。移。後。無。異

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其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故今也高祖湯也亂治

也承上言蕩播如此故今上天將復我高祖之德而治及肆予冲

我國家我乃與篤敬之臣敬承民命用長居于此新邑也肆予冲

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弔音的冲幼弔閱由自也靈謂神靈也

宏賁皆大也又承上言我非廢爾眾謀也乃謀及卜筮見閔于神

靈而得卜吉爾眾亦各非敢因違我卜也用能宏此大業而亦與

我冲人同謀共濟矣盤庚于既遷之後申彼此之情釋疑懼之意

委曲忠厚藹然于言辭之表于是大難定大業興而成湯之澤乃

益以永也盤庚呼那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

庚亦賢矣哉長上聲相去聲隱痛也簡相閱視而相黨之也盤

爾念敬我眾與復嘆言爾諸侯公卿百執事庶幾皆有所隱痛于

心哉我當勉視爾汝朕不肩好貨敢恭生鞠人謀人之保居叙

以念敬我之民眾也本節未詳舊謂肩任也敢猶力也鞠人孤幼當鞠養者謀人老

欽成善謀慮者言我不任用好貨殘民之人惟是力敬斯民生生

之道使凡孤弱及老成之各保其居耆我則叙而用之欽而禮之也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

居耆我則叙而用之欽而禮之也

有版之示知有司  
是是之不在可  
即此之世為加而  
速於委之去使  
其哀者亦有善  
活者惟其不竟從  
以之故民不竟從  
馬曰重其由命  
志行焉乎中心而  
運都帶上至公  
痛在身及持香  
唯恐不各此原君  
主用心也此也  
其文官詰由合三  
復條理也此津  
津中均同言已盡  
而意不絕其神  
初天法舒卷自  
也

有弗欽羞進也若如此也否不如此也言我進爾而告以志其如  
我之志而敢恭生乎其不如我之志而好貨乎二者爾  
當深念無有不無總于貨寶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也爾

敬我所言也民功也式敬也于是終以聚貨戒之謀生勉之而又勉其敬布德  
于民永任一心而不替也篇終之義益嚴而心益無窮矣蘇氏曰  
民不悅而猶為之先王未之有也先王動民而民不懼勞民而民  
不怨盤庚信于民者未至故紛紛如此然耿圻當遷下雖逆命而  
終引咎自責益開眾言以口舌而代斧鉞忠厚惻怛之至殷之所  
以不亡而復興也後之君子厲民以自用者或以盤庚藉口何哉

說命上

說命高宗命傳說之言篇中命之曰以下是也猶微  
子之命蔡仲之命後世命官制辭其原蓋出于此上

篇記得說命相之辭中篇記說為相進戒之辭下篇記說論  
學之辭總謂之命者高宗命說實三篇之綱領故也今文無  
古文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

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

說命上

三

三



臣下罔攸稟令

宅居也亮亦作諒陰古作闇先儒謂居憂而信默也喪服四制高宗諒陰三年鄭註云諒古作梁楮

謂之梁闇謂廬也即依廬之廬儀禮翦屏柱楣所謂梁闇也宅憂

亮陰言宅憂于梁闇也按君薨百官總已聽于冢宰居憂亮陰不

言禮之常也高宗喪父小乙既免喪而猶弗言則過矣故羣臣嘆

息言有先知之德者謂之明哲明哲實爲法于天下今天子君臨

萬邦百官皆奉承法則苟服除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矣蓋以其過于禮而諫之也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

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

予言

台音夷○廣用賚賜弼輔也高宗用作書告于羣臣言以我

表正四方任大責重恐德不類于前人故不敢輕易發言而

恭敬淵默以思治道夢帝與我賢輔其將代我言矣蓋高宗思

道之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故夢寐之間帝賚良弼其感然也乃

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也旁求求之非

一方也築版築也孟子舉于版築之間是也或曰築居也今人言

居猶謂之卜築也傅巖在虞城之間肖似也言詳所夢之人繪其

形象旁求于天下而說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也于是立以爲

與所夢之形適相肖也

孫子三金  
安能其  
賊之所  
念伏生書  
又似善  
名與信之  
書序三  
辨矣即  
事者亦  
可持味  
前輩五  
也伊川  
尤生造  
途隔三

相也。史記云：高宗得說與之語，果聖人，乃舉以爲相，置諸左右。文更詳備。史臣將記高宗之命說，而先叙之如此。命之曰：

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台音夷。○此下命說之辭。朝夕納誨者，無時不進善言也。孟子曰：人不足適，政不足間也。

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高宗處說以師傅之職，而首命之納誨，以輔台德，可謂知所本矣。呂氏曰：高宗見道明，故知人君輔德，頃

刻不可無賢。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

汝作霖雨。三日雨爲霖。高宗託物以喻，望說納誨之至也。三語雖平，烈然濟川，切于礪金，雨旱切于濟川，一節深一節地。

啓乃心，沃朕心。啓，開也。沃，灌也。啓乃心者，開其心而無隱匿。沃朕心者，既我心而能厭飫也。若藥弗瞑

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方言曰：飲藥而毒海岱，問謂之瞑。眩，瘳，愈也。弗，填。眩，喻臣

之言不苦口也。弗視地，喻己之行不審勢也。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

迪我高后，以康兆民。辟音鑿。○匡，正率循也。先王，商先哲王。高后，湯也。說作相總百官卿士而下，皆其僚屬。高

宗欲其與之同心，正救循先王之鳴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時是

道蹈成湯之迹，以安天下之民也。

道蹈成湯之迹，以安天下之民也。

指伊川乎君若  
采信自二也大意  
則自以說此則  
難信者二乃三便  
說則可不從漢矣  
之於鄭西二五世  
以夢心乎二個  
何至

也終嘆言之欲其  
敬命而思終也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

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

復還答也以木之不可不從繩喻后之不可不從諫

也祇敬若順也王命欽予是命說答言王但當受言于己不必責言于臣君果從諫臣雖不命猶且承之况王之美命如此誰敢不敬順之乎

說命中

說見篇題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

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長上聲○后王天子也君公諸侯也師長

謂士也亂治也言明王奉順天道建設邦都立之王侯而承以卿大夫士之屬者非徒以尊臨卑而恭然于民上也惟欲以治民而已所謂以一人治天下而不以天下奉一人也惟天聰明惟聖時說受命而首發之得人君奉天出治之大指矣憲惟臣欽若惟民從又此承上奉天出治之意也時是憲法若順又治也言天之聰明無所不聞無所不見

無他公而已。人君法天之聰明，以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

為聰明，則臣敬順而民亦從治矣。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

在筭，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此約言剛治之目，而以四

者為例也。言語以文身也，輕出則起羞，甲冑以衛身也，輕用則起戎。二者所以為己當慮其患于人，也衣裳命有德也，在筭則不輕予干戈，討有罪也。省厥躬，則不輕動二者，所以加人當審其惟治用子已也。王戒此四者，信此而能明焉，則政治無不休美矣。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此統言致治之綱，以得人

為要也。庶官謂冢宰以下六官之屬。王制曰：論定而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六官及百執事，所謂官也。公卿與大夫士，所謂爵也。官以任事，故曰能爵以命德。故曰賢惟賢，惟能所以治也。私昵，惡德所以亂也。吳氏曰：惡德，猶凶德也。人君當用吉士，若凶德之人，雖有過人之才，爵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此承四者之例而申其意也。亦不可及也。欲當理而動，然動非其時，猶失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去也。聖人本天而治，惟時而已。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去聲。此承用人之要而推其意也。自有其善，則己不惟事事，乃其加勉而德虧矣。自矜其能，則人不效力而功墮矣。惟事事，乃其

有備有備無患

此又申四者之例之義也。事事其事也。張氏曰：如修車馬、備器械、以事兵事，則兵有備而外侮不

為憂。簡稼從修稼政以事農事，則農有備。無啓寵納侮無取過作

而水旱不能害。所謂有備無患者類如此。非此又推用人之要之意也。無開寵幸而納人之侮，無

非此又推用人之要之意也。無開寵幸而納人之侮，無

政事惟醇此又因四者之例而探其本也。惟猶思也。居之言安謂

乃安得所止矣。故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政事醇而不雜也。者之例而舉其重也。祭不欲黷，黷則不敬，固非所以事神矣。禮不

欲煩，煩則不治。事神不亦難乎。尚俗尚鬼，高宗或未脫于俗說。蓋

因其失而戒之。如戒祖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

已祀無豐昵亦此類也。

聞于行旨美也。若甘旨之有味也。服行良善也。高宗美說之所言

可為服行而又言使汝不善于言則我又何所聞于行乎。

蓋高宗之悅而釋也。如此蘇氏曰：說之言譬如藥石，雖若散而說

不一，然一言一藥皆足以治天下之公患。所謂古之立言者與。

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

不言有厥咎。此說因高宗之悅釋而進之也。說言天下之理得于難而允可合德于先王矣。王今亦慮信之不至而已。倘王能信而說猶有不言則說爲有罪耳。王何以罔聞爲患哉。蓋自責而正以責王也。上篇言后克聖臣不命其承所以廣其從諫之量而將告以爲治之要也。此篇言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所以責其躬行之實而將進以爲學之方也。皆引而不發之義。

說命下

說見篇題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遜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甘音夷。甘盤是也。遜退也。高宗言我舊學于賢臣已而遜退于荒野其後又居于河又往于亳而終無所顯明蓋歷叙其失時廢學以起下文之意也。無逸言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國語亦謂武丁入于河自河徂亳與此亦相應。唐孔氏曰高宗爲王子時其父小乙欲其知民之艱若故使居民間也。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醕爾惟勉。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

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此承上文自明求學之意也心之所之謂之志學以志爲定也交修者不偏于一之義范

氏曰酒非麴麴不成羹非鹽梅不和君非師保莫輔然麴多則苦羹多則甘麴麴得中然後成酒鹽過則鹹梅過則酸鹽梅得中然後成羹臣之于君亦然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當剛柔相調可不相濟然後成德此交修之義也邁行也交修而無棄則我能行爾所言矣蓋深望其訓而修之也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

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首呼王而告之者林氏謂與益覆篇禹稱都帝同義是也古訓古先聖王

垂世立教之訓如二典三謨之類言人求多聞惟以立事然必學于古訓以深識義理然後有得益求多聞者資之人而學古訓者取諸已也彼事不師古而欲能長治久安者惟學遜志務時敏厥

豈說所聞哉甚言其無此理以深勉之也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

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遜謙抑也務專力也時敏者無時而不敏也承上言爲學者遜其志

如有所不能敏于學如有所不及虛以受人勤以勵己其所修如泉始達源源乎其來于此篤信而深念焉則道積于身不可以一二計矣此學惟敬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數教也道積之得于已也

立敬學于人者用之行兼體用合內外而後聖學可全故教居學之半也典常也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教人亦學也一念終始常在子學無少間斷則德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此又因學之得于己而極言之也或曰受教亦曰教教于爲學之道半之而已半須自得也此說極爲有味但說命三篇語皆平正的實不應此一語獨巧恐未必然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監之言法即學也先王通謂古先王也成憲即古訓也承上言道積于厥躬而德修于爾覺凡此成已成物之兼備者孰非監于先王之成憲學而有獲者哉如其將承無過愆而以立可大可久之業不難矣孟子言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此也此蓋承上起下之意舊于上文外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別爲一義以上下文味之非是

**位**  
式用也承上言王德苟無所愆則說用能敬承王意廣求俊乂以布衆職也蓋進賢雖大臣之責然王德未立則賢有不得盡職者故相繼而言亦孟子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于君正莫不正之意也

**風猶教也王承上言天下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言手足備而人乃皆仰我德是汝之教也

**聖也高宗初以舟楫霖雨爲喻繼以翹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  
藥鹽梅爲喻至此望益深而語益切矣



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

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尙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六官

之長曰正先正猶言先世之公卿也保衡猶阿衡亦謂伊尹也作

興起也下文俾厥后佑我烈祖即所謂興起我先王也撻于市恥

之甚也不獲謂不得其所也烈祖湯也高宗言昔伊尹以輔王安

民自任如此故能佑佐其君至于功配上帝爾庶幾明以輔我無

使其專美于我商家也傳說以成湯望高宗故曰協于先王成

德高宗以伊尹望傳說故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其心一也惟

后非賢不父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

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言君非賢不與其治賢非君不與其

而承綏民者其望爾切矣敢者承天子之休命而不敢讓之詞對

者對于已揚者揚于衆也至是高宗以成湯自期傳說亦以伊尹

自在交勉不怠如此異時高宗爲商令主

傳說爲商賢佐而果無愧于湯尹也宜哉

高宗彤日

高宗彤祭之日有雉雉之異祖已訓王而史氏錄爲篇亦訓體也不言訓者逸書自有高宗之訓篇

故只以篇首四字各  
之今文古文皆有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

彤音願雉音姤○彤祭之明日又祭之名殷日彤周曰繹越語詞雉鳴也彤日雉鳴其

異也以篇末豐于昵推之此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格正也猶格其非心

蓋祭禴廟也序言湯廟者非之格高宗祀豐于昵失禮之正而雉雉之異適應之祖己自言當先格王之非心然後正其所失可也惟天監民以下格王之言王

司敬民以下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

非天天民民中絕命

典主也義者理之當然也言天監視下民禍福予奪惟主義如何耳其降年有永有不永

者義則永不義則不永非天天折其民民自以非義而中絕其命也意高宗以祈年請命爲非時之祀如漢武帝五時祀之類故爲

言永年之道不在禱祠之煩而在義理之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

正者以格之不言君而言民不敢斥君也

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台音夷○若順也聽服孚信也命猶告也言民有不順德不服罪而怙其而民乃曰妖孽其如我何也可乎哉夫典祀豐于昵以徼福不若

郭益沙三此書下  
得六十字而精  
不記不活  
是此亦直言  
誅建白不知  
本多子洪範耶  
洪範詳于數形  
日約于理詳于  
數者有時味



六也... 蓋謂... 王... 二... 免... 不... 豈... 王... 則... 三... 室... 則... 子... 可... 亂... 食...

子以動之說絕也格人猶言至人也元龜人龜也二者皆能先知吉凶而天既絕我殷命皆無敢知其吉者凶禍其必至矣是非先

王在天之靈不佑我後人乃我後人淫戲用自絕于天耳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

率典虞度也迪行也率典謂當率之常法也承上言王既自絕于天故天亦棄我殷不有康食而時介凶年不虞天性而民失

恒心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孽今王而國壞常法也

其如台喪去聲台音夷○大命猶言顯命顯命重詞也孽至也史記大命胡不至是也承上言我民苦于酷虐無不欲我殷

之亡若曰天何不降威于殷而有天命者猶不至乎苟天威降而大命至則今王其無如我何哉知不復能君長我也上章言天棄

殷此章言民棄殷祖伊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雖欲亡我我

之言可謂痛切明著矣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雖欲亡我我

之生獨不有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在上乃能責命于天也反退

命在天乎既無改過之意祖伊退而言曰爾罪衆多參列在上乃能責其命于天耶呂氏曰責命于天惟與天同德者方可殷之即

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喪去聲○即就功事也爾邦謂殷也承上言殷之即喪也指爾所為之事其能

而世又有以此於文王  
玉臣請命而請之夫  
人情所當也而能  
則為五人位一而能  
而神其則焉云云後  
彼一成之旅尚忠快  
至文王有天下大半  
定封四黎言紂  
心不三三三三三  
十年以一日豈非  
三所不決或更  
不稱西伯不伐一國  
而後或云云則為  
文王者必刑而  
也祖但上告無  
微子封於宋用  
嗚呼此大德乃紂  
放書歸斯於法  
商所以亡也云云  
三三三三三三三  
在上堂上三三三  
河陰要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

免戮于爾邦乎以見殷之即喪無容言但恐其即喪不止于喪而  
殺戮且隨之也稱殷邦為爾邦亦深痛之之辭蘇氏曰祖伊之諫  
盡言不諱漢唐中主所不能容者紂雖不改而終不怒祖伊得全  
則後世人主有不如紂者多矣愚讀是篇而知周德之至也祖伊  
以西伯戡黎而奔告于紂意必及西伯戡黎之不利于殷而入以  
告后出以語人未嘗有一毫及周者是知周家初無利天下之心  
其戡黎也義之所當然也使紂遷善改過則周將終守臣節矣祖  
伊殷之賢臣也知周之與必不利于殷又知殷之亡初無與于周  
故反覆乎天命民情之可畏而畧無  
及周者文武公天下之心于是可見

微子

微子名子爵也微子名啓帝乙之長子紂之庶母兄也  
微子痛殷將亡謀于箕子比干而箕子告之去史錄其  
問答之語亦浩體也以篇首微  
于二字名篇今古文皆有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

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少去聲底音止○父師三公之太師  
謂箕子也少師三孤之心師謂比干

也亂治也底遂陳于上未詳或曰底之言定謂底定四方也陳之  
言列謂陳列治功也言紂無道無望其能治正四方念我祖成湯

或謂同出尚書本  
衛狄人迫之於一侯  
詩爲方伯連帥不  
庶故而或微祀亦  
三詩作志亡遠矣  
衛終焉秋河源樹  
亡亡隨商亡亡也春  
後上堂而韓進竟  
淳平江澤湖而三  
無設形勢一不可  
忽也。孫月時云  
傳詳述前。同  
而稍加厚。

既定四方。遂陳列其功于上。而我乃沈酗于酒。用亂敗其德于下也。言我不言紂者。猶言我殷我子孫不忍斥也。殷罔不

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與

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喪

聲下同。罔不小大。猶言無小無大也。師法度軌也。言殷人無間

小大皆好爲草竊姦宄。雖上而卿士亦皆習爲不軌。凡有冒法之

人一無得正其罪者。于是小民益無畏懼。方且興起相爲仇怨。今

綱紀蕩廢。其若水之茫無畔岸。然而殷之遂喪。乃至于此也。微子

上陳先烈。下述世亂。哀怨痛切。言有盡而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

意無窮如此。後之人主。觀此亦可深監矣。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

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隳若之何其。齊虜西反。曰。

辭也。指示也。其語詞言紂發出顛狂。暴虐無道。我家老成之人。皆

逃遁于荒野。危亡之勢如此。今爾無所指告。我商顛隳。陸將若

之何哉。蓋微子憂危之甚。特更端以問。救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

亂之方。言我不言紂者。亦上文之義也。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

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此下箕子之答辭也。王子微子也。毒害

也。云天毒降災者。自紂一身言之。則紂

無道而天降災自天下言之則紂之無道亦天也其忠厚敬君而不忍斥言紂之意蓋與小旻詩言旻天疾威敷于下土同一義矣

荒猶荒亡之荒降災以荒殷那而沈酗于酒方興而未艾也此答微子沈酗之語而有甚之之意下意亦然乃罔畏

怖其耆長舊有位人逆也耆長老成人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今乃不畏其所當畏凡老成及舊有位

之人皆拂逆而棄逐之武王所謂播棄黎老者是也此答微子發狂塗遜之語而拂視遜則甚矣微子發問此條于後今殷民乃攘

而此次答之者賢德棄而後凶德倡故答之序如此竊神祇之犧牲性用以容將食無災牲音全。色純曰犧體完曰牲牛羊豕之屬通曰牲將取

也犧牲之牲祭祀神示之物禮之最重者商民相為攘竊以去而有司猶用容隱將而食之初無災禍也豈特草竊姦宄而已哉此

答微子草竊降監殷民用又備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

召文治也猶事也讎斂若仇敵括斂之也怠息瘠病也言下視殷民其上惟事以讎斂括耳上以讎斂下則下亦以讎敵上是敵讎豈但在下哉上于下且召之不息而上下罪合為一矣雖民

生多病又誰詔告之耶此答微子相為敵讎之語而本末較詳商

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

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隳興起也迪行刻害也言商今有災我則起當其禍敗商若淪喪則我斷不

爲臣僕于他人也惟是商祀不可無人我告王子出行在外則祀

可始存我舊以王子長且賢勸先王立于此言爲王所忌逾以害

子王子今若不去則禍必不免而我商之宗祀始隕而無所託矣

至此始答其淪喪顛隳之語然箕子自言其義不可去而微子則

義不可不去者蓋皆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其異事而同仁者權之亦切以至矣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願行遊靖安獻達也願猶念也承上文言彼此去就各以自安以自達其志于先王我則不復願行遊也此

意上文已明而申言之如此者云自靖人自獻于先王而其無愧

于宗廟神明之義言彌切而心彌至矣按此篇微子謀于箕子比

于箕子答如上文而比于獨無所言者比于益亦安于義之當死而不必復言與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三仁之行雖不同而孔子皆許之以仁所謂自靖自獻者即此也又按左傳楚克許許男面縛

郟壁哀經輿輓以見楚子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曰昔武王克商微

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赦之焚其櫬禮而命之然則

微子適周乃在克商之後而此所謂去者特去位而遊于外與或

卷三

辛



又曰。面縛街壁之圖。皆後世假托言之。如孔叢所稱。韓非李音。假以誣聖之語也。論微子之去者。并宜詳之。